

71.3.2  
7.16.24.2

最新創作

# 詩稿

胡也頻著



上海新安書局印行

最新創作

胡也頻編

1939

# 目次

寫在詩稿前面	1
詩稿	1
傻子	13
那個大學生	31
北風裏	49
愛之潮	65
土地廟	81
螃蟹	93

807702

## 寫在『詩稿』前面

我在已經付印的那些書裏，也曾想寫一篇序，說一說自己；但終於沒有寫，是因為不願說出那表白給別人而自己先得傷心的生活情狀。其實寫小說，的確的，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工作，作者是不限定要那樣慎重地來表白的。即是說，假使一般讀者有認識作者的必要，那作品不正是頂好去認識和了解的一種極真實極明顯的標幟麼？我這樣的以爲着，也是原因中頗大的之一。

這是我缺乏一種技巧——這就是會寫出那許許多多動聽的，使讀者喜歡或同情的漂亮話，而有

意地或無意地來過分表現出自己，自然，我不必掩飾，這也是一個頗大的原因的。

然而，因此，便有過很好的朋友來勸告我，說我這樣的緘默，許多人都在猜度我了，要我表白一下，免掉那些的好事者的誤解才好。不消說，這朋友的意思是可感的，話也是真實，却正是我自己在很久以前就感覺着，而認為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在這個每個人都難免被加上什麼名詞的年頭兒。

被人誤解，甚至於隨隨便便加以徒刑之類的判決，實實在在，於我，這並不關什麼要緊；不過，有時給朋友的誠意所感動了，便想，被人了解究竟是比較好點的事罷。

所以曾躊躇：『表白麼，怎樣表白呢？』

其實，要表白，却也並不難，很簡單的，只消說，我是從辛苦中走來，還得向辛苦中走去；或者再附說一句，我只是一個完全的投稿者和賣稿者，這就得了。

真的，這一年來，與其說我是在寫我所覺着的屬於文藝方面的東西，毋寧說我是在窮困着，在忍

氣，在痛心，在悄悄的磨滅我的生命的每一部，是更爲切實的。正因爲是如此的一個人，孤獨的，在重量的生活壓迫之下，寫我所要寫的東西，既沒有結社來標榜，又無名人做靠山，不消說，結果是只得把稿子到處去碰釘。這碰釘的事，是難堪的，但我得忍耐，而且還要不斷的忍耐着；雖說有時也生氣，憤然下了決心，但終因要活，每每在絕糧的時候，無法可想，又只好把稿子寄給編輯先生去判決命運。說是要，過了許多時候賜一點薄到刻苦的稿費，這在一個單身的而又是無名的投稿者自然是恩惠；不要呢，懶洋洋地把原稿退回來，（上帝在上，這是實在的，必須經過了兩三封去詢問消息的信以後才退還！）有時還挾上一半歉仄一半苦衷的理由書，使我不得不承認編輯先生還客氣，却也只好再忍耐着寄到另一處去換錢。這之間，我不但懂得了人的秘密的把戲，而自己也學到許多乖，就是——比如說，單單給編輯先生寫信的措辭上，本來想說『此稿要賣口口元』的，却又改寫作『希望此稿能得到一點稿費，』生怕把話說硬了，使人爲

難，或竟是冒犯了不恭而觸了怒，只看信，便把原稿退回來了。諸如此類，想着，是傷心的，然而也可笑：我居然磨煉得成了如此會謹慎，會小心，會謙虛，會替編輯先生想透了心理的懂事的人！

因之，又有過朋友來向我說，要我不要亂投稿，有些地方是帶着某種色彩，投不得的。我默然！的的確確，對於眼前的國內各種黨呀派呀的區別，我是一點也弄不清楚，這事實，正像那賣茶食和蜜餞的『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和『止此一家』的『真正稻香村』，一樣的使人要感覺到糊塗了。

我想，單在要生活的這一點上，把寫好的文藝之類的東西去賣錢，縱然是投到了什麼染有顏色的處所，該不至於便有了『非置之死地不可』的砍頭之罪吧。

然而這些且不管它。即因此而奔來怎樣的迫害，也只好隨它了。我要活，我不能不再走這惟一的辛苦的路，孤獨的，寫我的東西，賣我的稿！

附：這書的封面是雷圭元兄爲我畫的，在這

裏，我敬致我的感激之意。

也頻，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於葛嶺山。

## 詩 稿

### 一

夜是沉寂着。

但更其沉寂的，是斷了氣，憔悴，蒼白，浮現着苦惱的幸福的微笑，却是很模糊，不能真切的辨別出年青或較老的死人的臉。臉，在這上面，夢一般安靜的，雙目閉着，嚴緊而且深陷，角落裏還剩着未乾的淚的餘滴：這分明是正在眷戀或思慕着一生中最可紀念的事情，而忽然的，那靈魂離了他，飛奔到渺茫的另一世界，是為時還不很久。

並且，那兩頰枯癟得凸出如峯的顴骨，以及許多時不會刮過的濃厚的髭鬚，和蓬鬆的繚亂的頭髮，是表示着：在絕了活動的血的循環之前，這死者是經過很長久的纏綿的病症。

這時候，在吐着冷的黯澹的燈光裏，一個純白色的苗條的身體，發現了，從門邊，謹慎又似是婀娜，躡着脚步，輕快地走來，向着僵硬的挺臥在床上的死者；這人是普通而又是很難得的年青和漂亮的看護婦。

彷彿曾瞥了一眼，她於是站住，轉過頭，低音的——這裏面滿含着各樣的謙恭，並且帶笑的，向她身後的醫生說：

『你看，沒有救了，是不是？』

醫生很尊嚴，默着，不答一句話，祇在他多肉的圓臉上，挪動一下那黑的闊邊的眼鏡，表示他專心的注意着已經僵硬的那病人。

『的確，』他說。微微的點了頭，『這是沒有救了！』

接着，唏噓似的，他響了一聲，把圓的胖胖的

臉朝到看護婦。

這純白色苗條的身體就移動了，內部非常擔憂的，用胆怯的步，走到床尾邊；她彷彿逃脫了重壓一般，把死者就診的普通履歷書遞給醫生。

『什麼時候斷氣的？』他問。

看護婦回想一忽，就答說，『上午一點過二十三分零五秒。』

醫生又微微的點了頭。於是，在藍色布面的簿本上，他動着自來水筆，看着履歷書，按着紙格的行列謄寫下面的字——

姓名：劉可均。

年歲：二十四。

籍貫：湖南，漢壽。

職業：無業可職——但有時曾作詩。

病症：肺病及心臟病。

入院時期：一九二五，七，十三日。

住院時期：共一百二十六天。

斷氣時刻：上午一點過二十三分零五秒。

急促的翻過一頁，他又在後面謄上兩行——

保證人：宮克智。

及其住址：西單鴨子胡同二號。

於是他合上簿本，自來水筆插到口袋去，聳着肩膀，尊嚴而又似無意的，瞥一下床上，便傲然地走開了；那純白色的苗條的身體跟在他後面。

兩種不同的——粗笨和嬌小的脚步聲音，就漸遠漸遠的離去了這病室。

病室裏面是空虛，呈露着黯澹的燈的冷光，和死者和夜的同樣無底止的沉寂。

## 二

大約是十二人，都很年青，錯雜的圍繞着，緘默和冷靜，站在死者的病床前。

太陽的光，很寂寞的，照到許多人的生動的臉，而在這臉上，都現着幾乎是相同的憂鬱，傷感，苦憶和哀悼，是對於既熄滅的生命生起共鳴的一種啼哭的模樣。在他們中，有的嘯噓，有的沉重和低弱的歎息，有的用極大的力量堆到心頭，去壓制悲感，但多半都時時不願而又不自禁的，把濕的眼

光去望那完全陰黯的死者的臉。

大家是這樣的彼此造成了更可怕的沉寂的境地！雖說他們中也曾有低聲的說了句什麼，然而在這顫抖的，無力的音浪裏，是明顯的表證着每人心裏的蒼茫，而且更覺到這空間的沉寂了。

好像這許多人，誰也沒有知道來這裏是爲着什麼的。

但是，忽然間，其中的一個人，用濕的眼光從濕的手帕邊望到死者時候，出乎意外的，在白被單的邊緣，發現到熟識的黃色稿本的一角。

『這一定……』

他想；於是走前去，慢慢的翻開被單，這就顯現出沒有肉，祇有灰白的皮包着青筋，瘦得如柴一般的死者的手腕——是彎曲的，不曾伸直，但就在這角落底下，平平的，非常安靜的躺着一本詩稿，封面的題名是：『爲了夢裏的戀愛。』

一種驟然的感覺奔到他心中，他知道，這可憐的死者是抱着這詩稿時斷氣的。

『爲了夢裏的戀愛！』他默唸，眼光更濕的望

着死者，便拿上這詩稿；白的被單又遮住那如柴的手腕，僵硬而且彎曲的。

於是許多人都受了這樣的刺激，成爲微微的個波動；大家從緘默和冷靜中驚訝起來，但都帶點新的感慨，眼光很哀戚的，來往的望着死者和詩稿；每一個的心中都有這一種悲涼的意念：唉！爲了夢裏的戀愛呵！

這詩稿翻開了，於是那每頁的上面，很齊整的，四行爲一節的安排着，其中的每一個字，甚至於每一個墨蹟，都顯耀的充滿着死者的滴滴心血，也就是生命之燄的每一個火星的細點。

大家不忍看這詩稿，就用一幅蜜色的絲手帕包起來，交給和死者的友誼較深的那個人保存着。

於是……這是經過了許多時光——陽光在很久之前，就不照到這生動的人的臉上了。這死者，這個失了全部知覺的可憐人，便正式的完全隔絕這世界，很仄狹的躺在棺材裏面，空懸在一根粗大的木槓下邊，同時是重壓着四個強壯的工人的肩膀。

跟隨着這工人的和合的脚步，在向着出城的路上，這十二個很年青的死者的朋友，便成了緘默的，異常悲戚的行列。

在蒼茫的暮色裏面，就不斷的響着噫噫嗒嗒的步聲，和棺木和油漆的新的氣味。

### 三

詩稿也帶着灰色的漂泊的命運——這是自己毫無意志的，完全任憑人，被窒息在黑暗的帆布包裹，盲目的飄過海洋，飄過陸地，到了繁華的市會的中心，和着許多各種異形的信扎和報捲。

於是經了一個粗的心情和一隻污濁的手，這是一個郵差，把它投遞給一個高標為『新文學策源地』的書局；在那裏它等待着或人來判決它的命運。

很寂寞，冷而且孤獨的，這詩稿被夾在其他的稿本中間，在編輯室的一張公事桌上，經過了一個多月；在它上面，就更多的添上了重壓。

這一夜，像夢醒一般，這書局的三個稿件審查

委員，便恍恍的走進辦公室，却又辯論了『女人臉上的斑點來源』，這才開始他們的正式工作：打開一冊或一捲的小說和戲劇和詩的原稿。

原稿雖說很多，每本又很厚，而且是密密的謄滿着須要領會的小小的字，但這些委員的眼光是銳利的，所以那堆積的稿件，在手指頭不斷的接連着翻動之間，就一件件的減少了，於是被壓得很低的這詩稿就到了一個委員的手上。

『爲了夢裏的戀愛！』他唸着，輕輕的笑了。  
『這題名倒不錯。』他接着心想。

於是又照樣的，這每頁都很整齊的排列着四行爲一節的詩稿，經了這個委員的手指頭的展動，不覺的，已翻到最後的一頁了——那上面寫着：此書貽贈給不愛我的那個人！

委員又輕輕的笑了，他覺得這卷末的題句很特別。接着他又去看其餘的稿件。

爲了慎重緣故，每一個稿件是必須這三個委員的輪流過目，然後才加以這兩種符號：○和×。

然而非常之快的，這三個委員已審查就緒了，

並且開始對於那疊得高高的約有二十餘件的原稿，像農夫鋤草似的，在每一個封皮上面，用紅墨水的鋼筆尖劃上去留的×和○。

在將要劃上這決定的符號時候，又爲了慎重緣故，便說出各人的意見，以爲評判的標準。

於是輪到這詩稿了。

委員們便又照例的說出各自的意見。

『我覺得太纏綿，因而有許多地方像宋詞，思想未免陳舊，所以……我不贊成。』

『然而，』第二個就接着說，『我以爲，這詩的意思太難懂，像未來派似的……所以，我贊成你的議決。』

第三個便點點頭，表示對於那兩人所說的同意；於是那紅色的×，便草率的加到這詩稿的封面了，被丟到同樣命運的許多稿件中間。

第二天，這詩稿和着大小相類的新的同伴，又經過了許多粗的心情和污濁的手，緊緊的窒息在黑暗的帆布信袋裏面，就無抵抗而且是迷茫的，飄過海洋……。

## 四

劉可均的死，自深深的埋葬到土底以來，似很長又似是很短的，夢一般地已足足的到了一個週年——新的十一月十六日。

在十月開始時候，這死者的十二個朋友中的一人，因為死者斷氣的那天，正是他得到萬國儲蓄會的末彩獎金，所以爲了這回憶，就聯想到他的朋友——劉可均——的第一個忌辰。於是他跑到其餘的十一個朋友那裏，很興奮，高聲而帶着自傲的說出他的發現：

『可均的死已快到週年了！』

大家恍然，但接着便有許多聲音，不約而同的回答說。

『早就想起了！……我們真應當紀念他——』

『誰說不是？』

『對！』以及這樣的響應。

因為這些人都是相同的向文學的路上努力着，所以在紀念的合宜和從事於紀念的方便，從這

兩面着想，就坦然地同意以下的提議：

『我們在飛鳳週刊上出一個特刊號。』

大家便滿意的散開了，而且各自去預備紀念這死者的文字。

於是當十一月十六這一天，其實是十五日的清晨，在東安市場和別處的書攤書舖上，便發現了許多新的三十頁一冊的飛鳳週刊，六十磅紙，藍色封皮，寫着非常刺眼的有銅元大小的黑色字樣：

『紀念亡友劉可均。』

這標題的每一個字都類似那『雄勁磅礴』，是他們很費了許多周折，而出自名人的手筆的。

在封皮後面，就更其刺眼的現着一片紅色——

### 錄 目

紀念詩人劉可均（論文）	黃大齊
哀悼詩人劉可均（弔文）	盧文炳
劉可均與雪萊（批評）	鄭若溪
劉可均與拜倫（批評）	余竹廬
我與劉可均與月夜（小說）	蔡浩
哭劉可均兄（詩）	雨春田
詩人劉可均死了（感文）	柏 達

然而在這堂皇的題目和洋洋的大作之中，雖

說是充滿着傷心，流淚，悲哀，以及愁慘之類的字眼，但像去年這一天，在死者現着苦惱的幸福之微笑而僵硬地挺臥在病床上時候，那黯澹，那沉寂，那天然冷靜的灰色的境界，以及那棺木和油漆的氣味，却不見一絲的陰影：這也許是爲了瘋狂一般的紀念的呼喊，反被淹滅了。

## 五

在新的書舖和書攤上面，陸續地排出了各樣各色的文學的書籍，却出於意外似的，始終沒有看見到『爲了夢裏的戀愛。』

並且，像這詩稿，也就是死者全個生命的代價和存在的血的斑點，即在他的十二個惟一的朋友中間，誰也不能真實的知道是漂泊在何處。似乎在他們的心上，爲了各自前程的創造——企圖那生之欲望的滿足，是不知覺的早就忘記了——

『爲了夢裏的戀愛！』

北京。

## 傻子

在我們人類中，常常聽見到許多人叫或一人做『傻子』；說別人是傻子，則自己自然是通人。說別人是傻子，像這些人，看去好像他們每一人都知道『傻子』這字的意義；其實，要是把他們對於這意義的解釋拿出來比較，却是一百人一百樣。

但無論他們怎樣的解釋不同，對於『傻子』這名稱，是含着嘲笑，輕蔑，則無疑。

以我想，所謂傻子就是十分誠實的一個人。

譬如，在我故鄉中，大家都叫他做『傻子』的小二，就是屬於我所想的那種誠實人。

據說，這小二，原先他是一個叫化子。他從八九歲時候就隨着他母親——一個跛腳，爛眼睛，用破裂的聲音叫喊，醜而且羸瘦的女人——整日的流浪在街上，巷中，菜場裏，討一些銅錢，剩飯，和別人遺棄的一些什東西。夜裏就睡在土地廟門外。

凡是一個叫化子，雖說整日的顯現在人前，却沒有人會把他記念到心上，所以這小二，就在這種被卑視的生活中，無人注意的，漸漸地長大起來。

以後他母親死去了，那時候他已經十六七歲。

剩他孤獨一個人，他便改了業，不去傳襲他母親的嗓子，像那樣三步兩步一揚聲的整日去叫化。可是到夜裏，他還得睡到土地廟。

因為小二所改的業，不是賣花生，也不是扛轎子，自然更不是當強盜；他也像是叫化一般的，整日流浪在街上，菜場裏，用眼光去溜望；尋找可以讓他自己去幫忙別人的各種機會。譬如他看見一個店舖的櫃臺給狗洩了許多尿，給人吐了許多痰

和沫，是很髒，他便十分誠心十分敬意的向店老板說：

『老板！你給我一塊抹布，一桶水，我把你的櫃臺洗乾淨……』

倘若他見到趕場去售貨的做生意的人，喘吁吁的挑着沉重的貨物，想快步而又很吃力的時候，便急急跑上前去，要那人把沉重的挑子放到他肩上。

他又用一把竹掃帚，每天下午到各店鋪各住家的門前，去清道。

他並且常常替代那貪酒貪烟貪賭的懶惰地保去打更。

以及……

總之，他是用真的心願和勞力，去做那於別人有益的事，自己從其中，就隨着別人的喜歡，慷慨，或憐憫，給他一點點使他感激的酬謝。倘若竟有人白白的承受了他的益處，他也不去爭，不報怨，並且還繼續用他的心願和勞力，去幫忙那些肯讓他去幫忙的人。

這樣的，不久，對於浪蕩的叫化子的生活，他便改革了。

他差不多成爲一個公共的僕人，什麼人都可以使用他，像大家使用那河水似的。

於是許多人便叫他做『傻子』！

人所以說他是『傻子』，是因爲他不限量的把勞力去供給別人，而別人一給他一點點微末的酬報，他便歡喜得像忘了他自己。

有一次，一家豆腐店老板娘所養的雞落到井裏去，這是供給許多人家飲料的井，窄而且深，看下去是一小洞不可測的冷清清的水，那雞便在這水面沈溺着。

因爲使用那竹竿和鈎子之類的傢伙去撈這被浸得半死的小生物，全無効，所以大家爲保存井水的清潔緣故，不願那雞死在井裏，而生出有毒的蛆來，便提議用一個人墜到井裏去拿。

可是人的臉一接近到井口，心就顫抖了。

『這麼深！』一個女人急急的縮轉頸項來，失聲叫。

大家便現出難色，閃着憂愁的眼光，互相看來看去。

鷄只剩了翅膀浮在水面上。

但在人聲喧嚷中，小二跑來了，他聽了或人告訴他，他就奮勇的大聲說：

『不要緊，讓我墜進去！』

這話全出人意外，大家突然現出驚詫來，接着便都歡喜了。

『對了，只有你才有這種本領！』豆腐店老板含着笑，一半讚揚，一半嘲笑的臉向小二。

『這算個什麼呢……』小二分不清的回答。

於是由磨房的一隻牛身上，解下一條粗麻繩來，細着小二的胳膊，他漫漫地墜到井裏去。

在井口上，便突然蜂擁了烏黑和青白的頭，這是圍繞在井欄外的男人和女人，大家爭先的看這把戲似的罕有的舉動。

小二的身體愈墜下去，那井外的笑聲也就愈大了：好像大家都忘記了那隻鷄，只是娛樂一般的，聚神到漸漸深沉和漸漸縮小的小二的影子。

小二的叫聲便從井裏響了起來。

『往上拉呀！』他喊。

然而許多烏黑和青白的頭還依樣錯雜的充塞在井口上，並且笑聲更強烈起來。

『往上拉呀！』他又喊。

這聲音一連響了好幾次，大家才勉勉強強的把粗麻繩收攏來，小二便挾着那柔軟的鷄，慢慢地上升了，他是滿身水淋淋而且染着許多污泥的。

『好小二！你真有這種大本領！』

小二只含笑。

然而從這次，小二是一個『傻子，』便毫無猶疑的被大家確定了。

## 二

也許正因為說小二是『傻子，』所以無論什麼人，凡是自己不願意去做的那笨重的吃力的事件，便叫小二來。

因此，小二是整日的忙碌着。

他常常被店老板叫去打掃舖面，被屠戶叫去

扯豬毛，被鋸木匠叫去抬木柱，被有田的人家叫去挑穀子，……

有時他成了泥水匠，被客齋的人家叫去合石灰，塗牆壁；有時又有人叫他釘地板，修理那長條的活了腿的板櫬；又有時在什麼人家有了喜喪事，他也變成了一個辦酒席的廚子的副手。

可是他永遠吃別人剩下的，差不多等於餵狗的飯和菜。

假使人問他：

『小二！你替人家做了這樣賣力的事，怎麼還吃冷飯呢？要一點熱飯和好菜，不是應該的麼？』

他的答語便是：

『這飯並不冷呀……你瞧，泡上了開水，不是很熱的麼？能得到飯吃，就超過我的份兒了，還要好菜，那太罪過……』

他說了，便快快的吃他的飯，接着又勤勤地去給別人做工了。我們從沒有見到他有空閒的時候，或像別的人，在手足勞動中，用嗓子向同事者去交談，說一些關於天時，人事，和最時行的甘蔗行和

米舖的打官司，各種生意的糾纏，以及間或講一些隔鄉某女人和某男人的曖昧事情，……

雖說在他的勞動中，也免不了有人和他講上兩句話，但這只是別人先開口，他回答；倘若對於任何人，他會先說話，這就等於白天裏美的夢，希有的一個奇蹟。

他幾乎完全是，整天的，像一匹慣於耕田的牛，不作聲的竭他的精力為別人做着工。

爲了他這樣能耐苦，能不計酬報，別人全須要他。

可是，對於他，誰也都依樣的用另眼看待：

『小二麼，做工倒是頂勤快的，一個人能抵過三四牛，然而究竟他是一個傻子啊！』

聽到別人說自己是傻子，小二只含笑。

這樣，在許多人的需要和輕蔑中，他生活着，一年又一年。

在一個夏夜裏，小二遇見了一件非常的事。

這非常的事使他驚心。對於驚心的事，小二生平只兩件，第一是他母親的死，其次就是這一件事

了。

那夜裏的情形是這樣：

因為地保躺在烟館裏，到時候小二就替他去打更。

打更這事於他已很習慣了。

他照樣的一手拿粗大的麻竹管，掛着油紙燈籠，另一手就用一根杉木棒，和緩的，有規則的敲打着，發出『噠噠，噠噠』的響聲，這是打二更的時候，他慢步地走過大街和小街，寬巷和窄巷，以及……他環繞了這一整個的鄉村。

夜像籠罩着一重薄的淡烟，濛濛地，將要下雨的模樣。既是沒有月，星光又不顯明，所以那屋宇，那街道，那小小的土山和窄長的河，那各種地上的一切，都非常模糊，同樣在黯淡的黑暗中隱秘着。

輕的風也沒有，到處的樹木都像參禪的和尚，靜寂着；那茂盛的頂枝，覆蓋着的，遠看去是一團厚大的雲塊，在眼前就好像一推黛色綢子的帳幕。倘若在樹間，微微的有了鳥兒在巢中的動作，小

鳥的啼叫或母鳥的拍翼，這聲音便容易開闊去，很遠都可聽到。

空間像一個迷離的夢境，靜悄悄的，又朦朧，使人猜不透那裏面所藏躲的是一些什麼東西。

人也都已安睡。只有那河邊的蠅蚩，斷斷續續地叫着；此外，流蕩在這夜裏的，就是這麻竹管上所響出來的打更的聲音了。

二更打過不久，便是打三更開始的時候。

『噤噤，噤！噤噤，噤！』

小二換上一支蠟燭，和緩的，又上上下下地動着杉木棒，從土地廟裏出發。

這土地廟是坐落在這個鄉村極東的邊界上。所以每次的打更，是向西去，其中經過了許多橫橫直直的街和巷，以及界乎東西南北之間的怪僻的路，最後便到那極西的觀音河，從河西的觀音堂門口再轉身打回來。

關於這打更的路線和轉折，小二已熟悉了；並且因為這經驗和他日常做苦工的緣故，差不多這一鄉的人家，那一間屋子是誰人住的，他全知道。

這一次，也和往次一樣，他打着麻竹管，憑那燈籠裏淡薄的燭光，慢慢的走，漸漸地走近觀音河。

河水是很滿的（因為初夏時開了大水），漫溺到隄邊柳樹的半幹，這在白天，可見到那水面流蕩着青萍，隄邊和水上有許多蜻蜓飛舞着。但在夜裏，並且是這樣模糊的夜色，小二祇能夠聽到河水漫流的聲音，像鳥叫似的。

『幸而這水不再漲，要是不，這許多屋子就完了！』他望着河，心想到鬧大水的時候了。

『撲撲，撲！撲撲，撲！』

他一面打，慢步地往前去。

### 三

忽然有一種東西，流星似的，閃到他眼睛來，隨着那小點就不見了。他以為這亮兒是賊中探路的所謂紙火把，使用力的打起更，算是他的一種和善的警告。

同時把他的眼光張到更遠的前面去，他發現

了兩個黑的人影，這人影的中間是橫着一件像箱子或被捲的更黑的東西，快快的，很慌忙的樣子，向河邊走去。

『一定是那傢伙！這也不知道是誰家的東西給偷走了！』小二想，眼光就不停止的瞪着前面。

他本想再用力的打他的更，使那人影受點恐嚇，而棄下那賊物來。可是他又一想，往河邊走去幹什麼呢？河邊，是死路，既沒有船隻，水又澎漲，賊是決不會往這條路走的。於是他疑惑起來了。

他想，『假使不是賊，在這樣夜靜時，快跑到這河邊來，並且是抬着那麼大的沉重的東西……說不是賊，又可疑！』

那人影將走近河邊了。

小二就下了決心，他想去看個究竟，便輕輕地吹滅發亮的燈籠，蹣腳的，順着河邊直跑去。

那人影似乎乏了力，脚步遲慢了。

夜色還是很朦朧，雖說小二已漸漸地逼近那人影，却看不清究竟是誰，只模糊地辨別出那身體的模樣。

『這奇了，』他想，『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心裏更疑惑了，又蹣腳的再逼近去。

他忽然聽到一種驚顫的，尖小的聲音。

『我害怕……』

『怕什麼！？』這又是一種聲音，很粗的。

『剛才不是地保在打更麼？我們給他瞧見了沒有的？』

『不要緊，地保是我姑媽的兒，我嫡親的表哥哥，就是給他知道，也不礙事！……你別害怕啊！……』

『我實在氣力都用完了啊……』

『馬上就到河邊的！』

從這些小語中，小二恍然知道了，那男人就是亨元羊肉舖老板，那女人是萬興豆腐店老板娘，人家都叫她做『王家三嫂』的。

『這必定是這一回事了！』

小二想；可是他登時又覺得，倘若是偷偷地幹這一回事，爲什麼兩個人又抬着那東西呢，而且想走到河邊去？

這時那人影又開始努力的抬起那東西，往河邊急急的走，却向着小二走來的這一邊。

小二的心便慌了起來，因為他和那人影，幾乎要接觸了，他趕緊爬到河隄上，把身體埋沒到滿着露水的野草中間。

那人影喘喘地走過小二的前面。

從潤濕的青草中間，小二張開眼，定睛的看着那人影，和被抬的那件沉重的東西。

於是在小二的心中，便突然顫震了一種不曾有過的非常的驚愕。

『什麼!?…………』他暗暗的恐懼的叫。原來那件遠看去像箱子或被捲的東西，是一個人，這人是小二所熟識的，是萬興豆腐店的老板。

『這是怎麼的?難道……吃晚飯時候還活着，就死了麼?就是……那也不……』小二左右的想，他的眼光更疑惑而且恐懼的瞪着那兩人。

在河邊，毫無抵抗的，被抬的那東西，就忽然『統』的一聲，丟到河裏去了。

『噫唷!…………』小二幾乎叫了出來，他用力

的把手掌按在胸脯上，制止他的心的驚跳。

那一對男女，就轉身來，又走過小二的前面，吃吃的笑着，走遠了。

#### 四

很久以後，小二才抖抖地從草中爬起來，揀起那麻竹管和杉木棒，提着無光的燈籠，無力而又用勁的，趕急地跑回土地廟。

這一夜他反反復復的，輾轉在木門做成的床上，睡不着，縱是緊閉着眼睛，他也依然會看見到那兩個黑的人影，和更黑的那件抬着的東西。

第二天這鄉村裏便佈滿了這新聞：『萬興豆腐店老板昨夜吃醉酒，自己跳河了！』

聽到這新聞，小二更覺得奇怪，而且在他的心中，就猜想，納悶起來。

於是一種不曾有過的新的思想，就纏住小二了。他不住的想，『明明是那女人和亨元羊肉店老板把他丟到河裏去，爲什麼又說是自己喝醉酒，跳下去的呢？』他暗暗的奇怪。

然而從此後，凡是替代地保去打更，只剛剛聽見到河水的聲音，他就打轉了。並且他一路擔憂着，小心翼翼地，因為他隨便一轉眼，總容易看見到那夜裏的情形，那兩個黑的人影和一個更黑的東西。

他常常覺得，一個女人把自己的丈夫丟到河裏去，沒有哭，還吃吃的笑，把手臂投給別的男人，這真是一件不可解的奇怪的事！

他打更不打到觀音堂，這事他沒有對地保說過。

有一天地保便問他：

『小二！觀音堂的老道士說，他許久沒有聽見打更的聲音……這對麼？』

小二便變了臉色，眼睛發呆，因為他的心又忽然害怕起來，他好像又看見到那黑的人影……

看樣子，地保便發怒了，他粗聲的說：

『我看得起你，才叫你去打更，你怎麼這樣躲懶？』

『我不是……』小二嚅嚅的說。

『那末，爲什麼不打到河那邊？』

『我……』小二怯怯的，聲音帶點顫抖了。『我害怕啊！』

地保便現出輕視的樣子。

『怕……你從前不是曾打到觀音堂麼？』

『從前……我是現在才害怕啊！』

地保問他爲什麼，他便把那夜裏所看見的，毫無隱瞞地統統說出來，他已經忘了這地保是那羊肉店老板的親戚。

地保皺一下眉頭，但他馬上就鎮定着，他並且要小二今夜還照樣替他去打更，於是他匆忙地走了。

過了幾天，一個挑甘蔗到市上去販賣的老頭子，走到觀音河的東邊，忽然發現被大家叫做『傻子』的那小二，倒在隄上的草叢裏，臉朝天，頸項和胸上濺滿着血，一隻眼睛變了白，突出在眼眶的外面。他在身旁，許多青草被脚板踐得靡爛，打更的麻竹管也破成兩片，杉木棒拋到遠遠地，油紙的燈籠被什麼東西壓扁了，那半根的蠟燭上層集着

一羣螞蟻……。

這老頭子把這一個可怕的發現，就隨着他沉重的兩筐甘蔗帶到市上去。

『傻子被什麼人殺死了！』

用含笑的聲音嚷着這句話，於是由一人傳十人，十人傳百人，不很久的工夫，全鄉人都知道了。

然而，這些人，對於小二這非常的死，雖在某一瞬中曾現了詫異，但跟着，並且長久的，是冷淡的漠視。好像大家都忘了，在這鄉村中，曾經許多年月有過小二這一個人，他是整天不停的勞動着，辛辛苦苦的在別人面前。

倘若有人忽想起小二，只因爲這人有了什麼費力的事體，須得有一個肯耐心耐煩的賣力氣的人。此外呢，那便是大家相聚着，在閒談中，算是一種開心材料的，欣然大聲的這樣說：

『傻子……小二要算第一呀！』

## 那個大學生

我住在一家公寓裏，是一間小小的正當中的北房。凡是北京式的房子，都是三間或五間爲一排，像一個高大的長方形的匣子，規規矩矩的，東西南北相對的平列着，但這房子一流落到開成了公寓，那內部貫通的地方，就給一些乾枯的蘆蒿裱上白紛紙，隔斷着，把中間的窗櫺退了進去，兩旁房子的側面劈出了新的門，於是這每個的平列，就成做凹字形的模樣，也就變爲單獨而又相聯着的小小的房子了。

住在這房子，對於那相挨的隣居，是無法去躲

避那不見形的密切關係；因為只隔着一重薄薄的紙隔扇，無論何種響聲，縱是很輕微的，也都會坦白地，自自然然的流蕩過來。這是我許多年所得來的經驗。

所以，能够安安靜靜的，在任何時候只知道自己一人的動作，而不曾受到別的擾亂，是應該僥倖在我左右的房子是空着。

爲了這緣故，當每次有人來看空房子時候，我就擔憂，覺得將有什麼惡魔之類的東西來破壞我周圍的安靜，忽然恨起勤勤地招徠顧客的伙計，並且厭惡到看房子的那人；有時，我曾想，把這兩間空房子也租來好了，因之，我又發生了另一種感想，懊惱到自己太窮；窮人是必須等待着一切無因而來的迫害的！甚至，我想到前門外『天成老舖』去買一面銅鑼來，用力的搥，表示我也是很胡鬧的一個人，在有人來看空房子的時候。然而這自衛的思想，終不敢實現，原因是因爲我忽然了悟到別人全喜歡胡鬧的，假若聽見了鑼聲而認做是他們很好的同志，竟住了下來，豈不是招虎入門，自討苦

喫麼。

此外我沒有另一防禦的方法。

我只用懸虛的心，蕩蕩的，去揣測每一個看房子的的人的心意，一面私祝着空冥間有一種力與我以幫助：願住下那室房子的人是一個例外的好人！

就在沒有人來看房子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常常會奔騰到那方面；真的，那死寂的空房子，已成我不能忘懷的極擔憂的事。

『豈有此理』，我常常想，『這一點點的事也居然給我這樣大的痛苦！』

其實，說是担着憂，還不如直說是沉重地擗着許多罪惡，更為切實吧，所以每見到每一個來看房子的那人臉上的表情，現出在租價或房子方面的不滿意，搖搖頭，我就潛然私喜，覺得我這回又得救了。

這自然是一個損失：我的思想——不，簡直是心靈的一部分是毫無解脫的為這事犧牲！

然而這空房，在我東邊的那間，終於搬來了一

個官僚模樣，衣服漂亮的年青人。

『真糟糕』，我想，『這是一個部員或和部員相類的當差事的，必定更胡鬧……』

可是第二天在此君的門楣上，却釘出一張名片來，自白他是『皇宮大學校』的英文系學生。

『原來——』我又想，『一個學生，這比那當差事的，該要安分點吧。』

幸而我對於此君，並沒有作過若何的希望，像我所私觀的例外好人，否則，其失望，我該是無力去擔當了。

那個學生搬來的那晚上，很忙亂的，一個人在房子裏走來走去，收拾他所有的物件，於是在他腳下的那一雙硬牛皮的鞋底，踏在地上，不停的，叫出那吱仄吱仄，就混合到其餘的許多不同的響聲：抽風子，拖床舖，推書架，以及放下洗臉盆，放下麪子盒，放下痰盂，……

忽然從這些響聲中，發出了異樣的，清臆散漫的聲音，是打破了茶杯之類的磁器罷。跟着，此君

就含怒的——然而是一下子爽利的叫了一句：

『媽拉爸……』

接上他的腳尖就向磁器的碎片去蹴了兩下，就又發出細末的清脆聲音。

零碎和紛雜的物件亂過之後，是近於夜深時候，全公寓的住客都安睡了，周遭現出寂寞來，但此君還在努力着，跳上板凳，跳上桌子，上上下下的，用鐵鎚在牆上到處釘釘（鐵的聲音就引了不堅實的牆的顫動），掛起許許多多的中國畫來，所以那裱得發脆的畫幅，就嘩嘩呱呱的叫，像蛙鳴似的。

隨後呢，一種急促的東西奔到痰盂裏，發過一陣喳喳的水聲之後，這才滿足似的，躺到床上去，但好像還不會蓋好綿被，就呵呵呵呵地哼出了鼾聲了。

第二天，那個大學生一起床，雖說近午了，但還是睡眼惺忪地，把那張名片用水紅色圖釘釘到門楣上。

於是就站在房門邊，慢慢地扣鈕子，同時是長

久的把蘋果綠的綢褲帶露到兩胯邊，並且抖起嗓子，帶着威風模樣喊伙計。

伙計來了，他便大聲的喚道：

『打臉水，要熱！』

『要熱……』這響亮的音波蕩到屋上去了。

等到洗臉水打來時，他才吸着那淺湖色緞子繡花拖鞋，風流態度的，塔塔地進房去。

他彎着腰，伸長頸項，嘔似的咳着，掙死一般的括着舌頭，——正在這當兒，他的朋友就來了，一擁是五六個，全漂亮，頭髮光溜光溜的，並且每個人有一雙相似的眩眼的花緞鞋子。

『好Beautiful！』一進房門兩三個客就同聲這樣喊。

那個大學生遂停住他的作嘔，站直了，拿下薄薄的銀括舌，使用手指頭抹下那上面像瘡膿一般的舌苔來，毫不經意的順手就擗到臉盆裏，——盆裏的水就漾了一下。

『不見得——』他咕咕的說，却現出自滿的一個笑臉。

『客氣!』另一個客回答。『假使說上海話,這房子就叫做頂呱呱叫!』尾聲是特別用力的。

大家遂哄然的打起了哈哈。

『哈哈……』這笑聲還在響,也不知是誰,却失了神(好像是一伸手),把窗上的玻璃碰破了:這燒料的傢伙就發出許多響亮的清脆聲音。

爲了這意外的事,那略低的哈哈又重新響起來了,並且是更複雜更樂然的。

不久其中的一個客忽勉勉強強的停住了笑聲,從餘笑的臉上,張開闊的嘴,叫道:

『碰破玻璃,這是預兆,哈,你今天非輸錢不可!』

『我不信——』一半是笑聲。

『我有過許多回的經驗了——準輸的!』

『準輸!』接着又是哈哈笑。

聽到玻璃打碎,公寓的伙計就跑來,是一個瘦黃,帶點傻樣的鄉下小子,站在祇剩着空框的窗外面用眼睛向裏面直瞄。

『看什麼!』

『玻璃……』被威武的聲音嚇了一跳，停半晌才囁囁的說，『玻璃打……』臉上却發笑。

『什麼？』那個大學生在房裏又眩。

小伙計便告訴他，說玻璃打破了，這於颶風下雨都不便，是要補上一塊的。

『那自然！』

『那末』，小伙計又討好的囁囁的說，『陳先生，您就給六毛錢吧，我替您配一塊去。』

『誰說，玻璃破了，還得我掏錢？』

『這是您先生自己打破的——』

『媽拉爸！』

『你是先生，可不要罵娘——』

『罵你，怎麼樣？』

『那我也有嘴——』

跟着就發生擾亂了。

這擾亂平息了之後，瘦黃的小伙計變了蒼白，怯怯地躲在房裏土坑上面，腫臉，青鼻，耳朵上流些血，用戰顫的手去撫摩那肩膀，那胸部，以及那背脊，餘剩的眼淚鑲在眼眶裏發光。

但同時，公寓的掌櫃便謙卑的站在那個大學生面前，柔順得像一個小女人似的，下聲低語的認錯，陪禮，還另外說了一些恭維話，又滿臉春風的走了出來，諾諾連聲的答應：

『是的是的，馬上就去配，準馬上……』說了，就用嚴厲和冷淡的臉色到別的房間裏去要賬。

於是那個大學生才沒氣了，恢復了原狀，談笑在客的中間，却伸出那剛剛用過力氣的拳頭來，揚聲說：

『憑這個……他媽拉爸……就再來十人，也不行！』說着，得意極了。

一個客就讚歎：『你真會兩手！』

『可不是！』他即時答說，聲音更分外的快樂了，『在我十五歲——不，實在的只十三歲半，我就學完了全套的金雞獨立法！』遂平平地張開兩臂，做出就像是鷄的兩隻翅膀。

他又補充一句：『我的師父就是四川峨眉山的鐵頂和尚！』

『怪不得，你一張手，那小子就滾遠了，皮球

似的!』另一個客又讚歎。

『我還不敢用勁……假使……他媽拉爸，早就見鬼了!』

『真可以!』這又是另一個客。

於是那先前的響亮哈哈又響亮了。

突然一個客提倡說：

『別儘笑，來，咱們現在來四圈，怎麼樣?』

大家就附和的贊成了。

桌子和板凳，遂急促的響動起來，麻將牌像暴雨一般地散到桌面上。

大家的談笑便到了另一方面。他們差不多是連續的，彼此說出極通俗的俏皮話，是想從別人身上得到屬於肉感之類的淺薄的口頭便宜，甚至於像英文的 My Wife 這兩字，也居然被採用了；時時在各種的醜詆，刻薄，和戲嘯的笑聲中響起來，來回的流蕩於香煙的煙霧裏面。或者，有一個人從牌理中得到了某種幸運或某種失利，這就波動了，歡樂的嬉笑和惱怒的叫囂同聲的糾纏着，並且屬於失利那方面的，就把那無知覺的小木塊用力的擡

下去，擊到桌面上發出更凶的噹的聲音，又像是洩憤似的，沖口而出的叫了一句：

『媽拉爸……』

有時，許多的聲音戛然而止了，這是因為一張牌，大家根據自己的意見，討論應該不應該打，便各不相讓的爭執着，至於吵鬧了，也像是潑婦罵街似的。

到牌聲靜寂時候，天色已漸漸地黑了。

『我們還沒有吃午飯呢。』一個客說。

『啊，可不是？』

大家這才覺得，肚子是空空的。

於是從黯澹的房門口，便擁出來了一個活動的顏色漂亮的人堆。

這晚上他回來時，在背後，便緊緊的跟來了一個又矮又小，類似學生裝束的年青女人。

關於這女人，公寓的掌櫃就向他解釋，說是因為警察廳的禁止，頂好是——

那個大學生登時就發怒了，把拳頭向桌上一擊，桌上的墨水瓶便像小鳥一般的跳了起來，瞪眼

的說出——凡是可以使他過分的自尊和自傲的誇張話，差不多都在嘴唇邊響透了。

最後他又示威說：

『只要他敢！……媽拉爸！……有多大胆子？拉到咱們司令部去，宰這小子！』

因為在目下的古城中，正是這大學生的老鄉們獨霸而且是大盛時代，所以這區區的公寓掌櫃，祇因了『媽拉爸』這方言的出處，就必須慄然了，——況乎這掌櫃還是買賣中的一個聰明人，識時務的。

『本來，』所以他連忙極謙恭的陪笑說，『我們開公寓的，只要先生們喜歡——』

『不要費話！……誰不怕宰，誰就來！』

掌櫃靜悄悄地走了。大學生就轉過身去，向女人——那又矮又小的身段畏縮在燈影的一角。

『不要緊的。』他一半安慰的說。

女人才勉強的現出笑容。

第二天，太陽照到院子時候，在鮮明的曉光之中，現出一個苦的病容和瘦弱的身體，這便是那又

小又矮的女人，羞羞怯怯的走出門外去。

在房子裏，大學生是躺在床上，攤着四肢。

那個大學生還會哼戲。

他哼的戲是整齣的「武家坡」，所以常常是很雄邁的唱了一句，緊接的却是女子的尖聲音。每當他唱到愈加高興的時候，便搖頭，並且把全身都擺動起來，脚兒用力的拍到地上，或者他的手指頭也幫了這個忙，敲着桌上，發出噹噹噹噹的響聲。

在唱戲中，他也常常拉起二胡來協調，可是那絃上所發的聲音，却像豬入屠場的喊叫，——這不但惱別人，他自己也生氣。

『見閻王去！』生氣到極點，胡琴就在他手上哩剝的打斷了。

這樣不灰心的學胡琴，是嗜好於音樂的一種志願嗎？不。

那末，他爲什麼要這樣學？

其中是隱藏着一個秘密在。

秘密是從他和他的朋友們談話中間暴露出來

的。

他說：『媽拉爸，越拉越像牛叫！』眼睛便狠狠的望到胡琴上。

『慢慢來，』一個朋友說，『像瞎子走道似的，總有一天，達到你的目的。』

『捧角有耐心，』又一個說，『難道學胡琴反沒有？』

『可不是！』那個大學生似乎歎氣了。『然而那個鬼——她就知道，要我受這個苦！』

『別說鬼——鬼給人家聽見了，不怕她不要你下跪！』

『鬼，這名字，真是侮辱人！你真不對，為什麼把心愛的人叫做鬼？』

『那不是成心的。』大學生分辯說，『不說她，就是我自己，我也忍不得心——』

『肉麻話！』

哈哈便打起來了。

他急急的又說：『別開玩笑！這幾天胡琴老拉不好，心焦透了！喂，老王！你可不可以替我說情

去，拉琴換別的條件，不成嗎？』

『誰叫你要和她合唱『武家坡』呢？要合唱，那就得會拉胡琴……』

『爲什麼定要我拉？』

『那也許對於你太蜜咧！』

『什麼「蜜」！她簡直是給我苦——』

『那不對。人家怎麼知道你老是拉不好呢？』

『哼，』大學生又歎氣了。『總而言之，我倒運！什麼都行，就是胡琴拉不好，單單人家就要我拉得好胡琴，這不是故意和老陳開玩笑嗎？他媽拉爹……』

『要想吃天鵝肉就得有吃的本領。』

『……………』

這談話的結果是努力，是加勉，是挺奮而前，於是大學生便下了決心，差不多是整天的，抖起嗓子，尖起聲音，唱着『衣服破了！』『自己縫』等句，一面就小小心心的勤勤地拉着胡琴，然而那琴聲却像不可馴服的野獸一般，始終是倔強的，如同豬之類臨死的喊叫。

大學生便氣憤的自語說：

『和老子搗麻煩，——媽拉爸……』

雖然如此，然而那個大學生在另一方面，究竟還表明他是一個大學生，這表明就是那些簇新的，不曾染過指紋，其中的每一頁都如同處女的心，是隱祕着，從沒有給人的眼睛遊歷過的英文書。這些書，是滿滿地，端端正正的排列在書架上，——而這書架就等於這些書籍的永遠的一個墳墓。

然而在這些書的外表上，大學生却很能夠盡他的懇懃，常常是極其謹慎的，用雞毛帚拂去灰塵，盡誠盡意的保護那每本封面的漂亮顏色，和輝煌眩眼的金字，——便成爲這房子裏頂雅緻頂美麗的一種裝飾。

他又致力於幾個洋式信封上面。這信封是放在墨水瓶和『英華對照字典』中間，寫着英文花字的中國地名和姓名，雖說曾很早就貼上了郵票，却永遠不付郵去，只是安放著，安放著，幾乎像了一種古物陳列品，也就是他的用意：僅在這一點，

不是已顯明的表明他自己懂得英文了麼？

但是爲什麼不更隨隨便便的打開一本書，平本地放在桌上呢？這不難說，多半是因爲他還不會想到這種妙法的。

他又特別的做出官僚模樣，歪着嘴，咬住五六寸長的假琥珀煙管，吸着香煙，因爲這煙氣散到臉上來，就半眯着眼，搖搖擺擺，慢步的走了出去。

這一走，常常是直到夜深時，才把公寓的大門搥得像鼓響，進房了，便酒氣汹汹的開始唱『武家坡』。

『哈哈……』

並且這笑聲，在靜寂的夜裏，像是一聲雷，響到遠處去了。

倘若那個大學生遇見了同寓中的或一人，而這人的衣服是近於寒儉或樸素，他立刻就高高地抖起藍色華絲葛長袍，故意弄得飄揚了，並且還露出那水紅色環白邊的裏子，露出那淺湖色的褲腳。

又露出一小節蘋菓綠的禪帶，……極力顯現他自己漂亮得像一個類於妖精的女人似的。

但在他臉上，却是堆滿着自傲自誇的飄然神氣。

一個星期後我搬到另一家公寓去了。

雖然是逃脫了那個大學生，但在或人用大的嗓子喊伙計時候，我就會不自主的想起他，以及屬於他的各種可駭的事象，好像我的心還飄蕩在這種外來的擾亂之中，耳邊又響起一種聲音來了。

『媽拉爸……』

於是那個大學生就又活現在我眼前。

北京

## 北風裏

紙窗上沙沙沙沙的響，照經驗，這是又颶風了。

這風是從昨夜裏颶起的，我彷彿知道。颶風來，天氣又變了。我剛剛露出頭去，就覺得有一種冰涼的東西，溼溼的貼到臉上來；棉被裏面是暖和得多了。

『這樣的天氣，怕要凍死人呢！』我想，便縮下頭去。

在平日，我有一種習慣，是醒來就穿衣，就下床，然後看報的。這時却異樣了，攏緊一下周身的

棉被，讓整個身體在小小區域的溫暖中，多挨一會兒；而這挨，在這樣天氣奇冷的北風哮叫時候，可算是一種幸福罷。

因為掛念着自己的文章被登載了沒有；想看一看太陽報的副刊，便又露出頭來，喊伙計……可是趕緊的就把這聲音拉住了，這是忽然想到，欠了送報的兩個月報費，前天的報就給停送了。

沒有報看，眼睛便往別處去溜，却發現那牆上的一個小窟窿，圓圓的，忽露出一個尖形的小小的嘴，那嘴上，又閃出兩小點黑色的光。

『哈哈，這原來就是牠們的窠！』我想到無論在白天或燈光底下，無意中常常見到的那些黑毛柔軟的小動物，胆怯地四顧，悄悄地走，張着弱小却伶俐的眼，遊行在我的書架和桌上，就是躲藏在這個小窟窿裏的。

於是又照樣，一個兩個，連續地出來了，最後的那個是更小而更機靈的；牠們是彼此觀顧，把翹起的長鬚去表示本能的作用，大家賊似的，慢慢地走，成爲一個極安靜的又滑稽又可憐愛的小小的

行列。

發現着這些耗子，這獨寢的客舍，便顯得更寂寞。

『該剩一個饅頭來……』我想；然而因怕冷，我的頭又縮到被裏去了。

那一小羣的耗子也許還在覓食而遊行，而終於感到失望吧，但我不去想這事了。我這時填滿在心頭的，依舊又是那天氣的冷。

天氣冷，冷極了，可以生起大的火爐來，憑那火，熊熊的，把房子裏面變成了春末天氣，人只要穿夾衣，——這樣的過着冬，冬天似乎也並不可怕了。我想。

然而我忽然覺得，從上海晨曦書店寄來的稿費，用到昨天，所剩在衣袋裏的只是兩張（或三張）二十枚的銅子票，和幾個銅子了，火爐雖然可由公寓裏按月租價一元的代安下來，但是煤，這煤的來處却難了。煤，至少要買二十五斤吧，倘若一百斤是九毛，也得兩毛又十枚，而這數目我就無法湊足了，而且——生火還得要劈柴呢。

常常被兩三毛錢所困住，這真可惱。但這窮，雖說可惱，却因為是常事，隨着也就爽然了。且覺得在這個時代裏，敵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寶貝，一個著作者被人漠視，正是應該的。其實，即有了那麼太平的時候，在一切都比別個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國度裏，著作者能得到什麼人都應得的兩種生活的享受，也不見得。

『那末，你改途好了！』我又向自己嘲笑。

改途，這或者能攬得較好的生活，並且要遠離艱苦，似乎也只有這改途的一端了。但是我，雖說曾常常對於著作者生涯的慘澹而生過強烈的反抗，而轉到悲觀去，却究竟是生平的嗜好，無法革掉了。由是，那所遭遇的窮况，不正是分所應得的麼？

然而事實到底是事實，每因窮，把一切的憤怒都歸到稿紙上去，而且扯碎了，團掉，丟到濫紙簍裏，是常事。

可是，要生活，終須靠住那稿紙填上藍色或黑色的字去換錢的；因而在許多時候，稿紙變成生命

似的頂可愛的東西，而且對於那些扯碎的又生起很歉仄的慚愧了。

『如果命運有分做幸與不幸，那末，像這樣生活的著作者，便是屬於那不幸的！』我常常想。

今天因為沒有錢買煤，我所想的又是這些事。

開頭想這些事的時候，是苦惱，而且帶點憤憤的，到最後，這惡劣的情緒却安靜了，於是我又平心的向事實去着想：

躺在被窩裏，溫暖固然是溫暖了，而想就這樣的儘挨下去，不喫飯，不看書，也不寫文章，這究竟是不很妥當的事，因為天氣既然驟冷起來，說不定是延長的更冷下去了。那末，火是必須生，煤也就應當買，是無疑的。

『那只有這辦法！……』我想，決定了，便露出頭來，並且把整個的身體離開那小小的溫暖的世界，下床去了。

風還在窗外亂叫，可憐愛的小動物的行列却不見了，但在房子裏，是依樣充滿着冷氣和寂寞。

我從床下拖出一隻舊的黑色的木箱來，輕闔

飄的，而這感觸，猛然就使我惘然了。我知道，在這箱裏面，所餘剩的，只是一件爛了袖口和脫了鈕子的竹布長衫，和兩三條舊的或破檔的短褂褲，以及幾雙通底的麻紗襪子，還有的，那就是空氣了。

我無力的把箱蓋蓋下來，眼光從這滿了灰塵的木箱上面，遲緩地望到牆上去：那裏是一張放大的雪萊的像，在下面，偏左些，便是那個頗深的圓圓的鼠穴。

『這洞，這樣圓，和洋錢差不多……』

眼光從這窟窿上轉移到別處去，全是黯澹的紙糊的壁。

我躊躇了。對於這唯一的計劃的失敗，是出乎意外的；但這時，既下了床，又不願再滾進被窩去，那自然要想出一個法子。

在這種的情形底下，最方便的，自然是抽出屜子來，或伸手到衣袋裏，忽然發現到在什麼時候忘却的一張鈔票或一塊洋錢，——然而這無望。其次呢，就是向附近的朋友處去拿，而這，又艱難，因為較闊的像僚官氣派的朋友是從來沒有，就少爺模

樣的朋友也難得，而光棍的朋友其情形當不會兩樣，或許是更窘了。又其次，是想來一個恩人似的不速之客，這却是，類乎很滑稽的可笑的夢了，更難實現的。

各種從模糊思想中出來的希望全無用，這使我更費躊躇了，

眼睛又不自主的向四處去溜，慢慢地就光顧到單薄的那兩條棉被和一隻丁玲君送給我的鴨絨枕頭。

『那只有這辦法……』我又想。

這枕頭買來是花八元錢，要是當，兩元至少一元總可以吧，可是當舖的先生們不要這東西；棉被在冬天裏放到當舖的櫃檯上，這差不多是奇貨，是很可以抬價的，但一想，這樣的冷天，到夜深時，一個不是粗壯的身體只蓋着一床棉被，而且是又舊又仄單薄的，倘因此受了涼，病了，不是更壞的事麼？

在眼睛裏是絕望的光，却轉動了，於是又看見那清秀的詩人雪萊的像，以及那個像洋錢形狀的

鼠穴。

這時有一種希罕的感覺通過我的腦，我心想，却笑了起來，但接着就黯然了，——是想把這詩人的遺像去解決我的難題！

詩人的像在放大時是花了四元，鑲在一個價值二元的一隻木框上，從數目算來，共是六元錢，那末，變賣了，至少總可以得一半的價，是三元。我想。

然而我的心，立刻就浮上罪惡似的，非常的慚愧了。但在我的眼睛裏，年青的詩人，依樣是英俊的，且帶着女性的美，靜默着。

一陣更大的風把紙窗打得急促的響，我便抖了一下。

『真無法……』

於是我跳上桌子，從牆上，拔出一寸多長的鐵釘，連着很長的白色棉紗繩，把雪萊的像拿下來了；在手上，木框是冰塊一般的冷。

抹去了玻璃上的灰塵，很歉仄的挾着詩人的像，出去了。

北河沿的淺水已凍成堅實的冰。柳樹脫去了餘留的殘葉，剩着赤裸的灰色的枝，像無數鞭條，受風的指揮向空中亂打。很遠處都不見一隻鳥兒。昏濁的土灰從地上結羣的飛起，雜着許多爛紙碎片，在人家的門前和屋上盤旋。行人都低着頭，翹着屁股，彎着腰，掩着臉，在掙扎模樣的困難的邁步。洋車夫抖抖地扶着車把，現出憂鬱和徬徨的神色。發威一般，響在四周的，是北風的哮叫，却反把這平常頗熱鬧的街道，顯得更蕭條冷落了。

包圍在瀾漫的灰塵之中，是不可開口，一開口，準灌滿灰塵的，於是洋車也不敢叫，只是順着河沿，前進似退的努力的走。

這樣盲目的走路，我非常擔心，說不定絆上了石頭，磚塊或樹根，跌倒了，碰壞了玻璃和木樞，那我的希望就破滅了。

幸而好，很平安的走到了東安門，轉向西，便到了一家收買舊傢伙的雜貨店。這店裏的東西確是雜極了，自紅木的桌椅至於缺口破痕的盤碗，又有頗舊的清朝三品官所代表的珊瑚頂和紅纓，以

及最新式的開花礮的彈壳，……滿屋是雜亂無章的，看着，會使人的意識變成散漫了。

但是我只注意着有沒有類乎挾在我臂下的這東西。

在兩枝鹿角交叉的放着，和一隻藍花碎磁的花瓶底下，我瞧見了，一個木框，裏面鑲着一張油印的外國風景畫，使我就歡喜起來，因為在路上，我是非常擔憂人家不要這類東西的。

從那很厚的藍大布棉門簾旁邊，擠出一個人來，是粗壯，奸滑，一臉麻子，只瞧這模樣，確鑿的，便認出是這店的掌櫃了。

他用淡淡的眼光看我。

我想向他說明我們的買賣，但是想，而眼睛又做出像剔選什麼舊貨一般，笨拙的，向雜亂的貨物去不住的巡視。我不禁的就猶豫起來，心慢慢地起了波動了，不敢把臉轉過去，好像在我背後的是一個魔鬼，我覺得對着這些不類的東西，我也成爲其中的一件貨物了。

我非常納悶，一個人和當舖成了相熟，已很久

了，常常是爽然的把包袱向櫃檯上一推，坦然的說：

『要三塊！』或是『你瞧得了。』

倘若那當舖的先生無所用意的來打招呼，說，『你來呀……』我也會很自然的點一下頭。並且，因此，我曾想，只要把進當舖去的這付厚臉皮，拿去和社會上一切人交際，必定是非常老練，而這樣，踏進官場和窰子中去，是容易而且不會受窘受苦的。

爲什麼一到了這雜貨店，臉皮又嫩了，惶惶若有所失，竟不敢乾乾脆脆的把像框從臂下拿出來呢？這奇怪。

『你要什麼？』突然這聲音在我的腦後響了。

這問話真給我更大的束拘！我全然苦悶了。我想說出一句答話，但這話又給許多莫明的力牽制着，只在我的喉嚨裏旋轉。

『看看。』這聲音響出來，雖說是很勉強，很澀瑟的，我心上却彷彿減去了什麼，輕鬆的好多了。

在我的腦裏便衝突着兩種思想：回去呢，還是

賣？

『要什麼？』那掌櫃又問。

我的心便顫顫地跳着，沉重的轉過身，想做出老成樣子，却覺得一團火氣已滾到臉上了。

『這，』我從臂下拿出那像框，用力的說，而聲音，反變成暗啞了。『這賣——賣給你。』但這樣，我已經得到說不出的無限大的輕鬆。

那淡淡的眼光射過來，我覺得臉上是潑了一盆冷水。

像框在粗黑的手上，翻轉了一下。

他又看我一眼，便帶點鄙薄的笑意說：

『要賣多少錢？這像片是外國的窰子麼？』

『不是！』我擺一下頭，簡捷的回答，同時覺得這窰子兩個字，是一條皮鞭，我的心就印上這皮鞭的傷痕了。

『是戲子麼？』

『不是！』

『那末，是什麼人的太太吧，是總統的太太麼？』

『不——這是一個詩人。』

『一個詩人？』他驚詫了，又現出鄙薄的笑意，把像框翻看了一下。

『要賣多少錢？』

『三塊！』說出這話來，我彷彿是在當舖裏了，胆子便無端的大了起來。

『什麼，』那掌櫃又驚詫的說，『要三塊？這差遠了。』便冷冷的把像框遞過來。

接過這像框，對於詩人的抱歎的心情似乎輕減了一些，但忽然又感到空虛了，好像一個人走出這雜貨店，就無着落似的。

我終於忍耐的問他：

『你說，到底給多少錢？』

『差太遠了，三塊！』

『你說一個價好了。』

『差太遠。』

『你知道，管是這木框，也得兩塊錢。』

『那不能這樣說。買來自然是貴的，賣出就不值價了，普通是這樣的。假使那像片是個窩子，那

還可以多賣些。』

聽到又說『窰子』，我憤然。無端的把羞辱加到已死的詩人上面，這未免太歉仄，而且是太可傷心的事了。本來在市獐面前，說出詩人這名稱來，已是自取其辱了，何況還當這被視為小偷之類的時候，然而我還得忍耐，我不能就這樣氣憤而走開，因為別處有無收買舊傢伙的雜貨店，是很難說；縱是有，我也不知道。於是我又開口了，却是說：

『這像片不賣，只賣像框，你說給多少錢？』

『那咱們不要。』他懶懶地說。

『真可惡！』我想，『這種東西會如此倨傲，簡直是夢想不到的。』便挾上了像框，走出這雜貨店。

剛走出店門口，迎面就飛來狂風，混混沌沌的昏濁的灰塵，像猛獸想吃人一般，撲過來，我的頭便趕緊的放下了。在風中走着，我的心是堆着比風還凶的紛亂的情緒。

心想：倘若我有權力，憑我這時的心境，我是

很可以殺死許多人的。

自己以爲可靠的買賣既然弄僵，而且反招了氣憤，另一面對這詩人的像又覺得很抱歉，我就完全沉默到苦腦中去了。

我忽然想起俄國現代的一個作家了，他在著作方面雖享了頗大的名，却是凍餓死的，因了這，我以前常對自己的嘲笑，就又來了，說：『那末，你改途好了！』然而這却是——嘲笑而已。

現實的生活是像一面鏡子，十分光明十分親切的照在心上，使我又想到，到了獨寢的客舍，又得孤另另的躲到被窩裏去；至於煤，縱是只要二十五斤，那也只能在希望中算是滿足了。

踉踉蹌蹌地低頭走去，彷彿是到了橋邊，風力更大了，這因爲我向北轉，風就是從北面吹來的。我的衣袖差不多是整個的遮掩在臉上，但走了兩三步，又得停住，勉強的張開眼來，看一看前面的路。

幾乎是兩種力相擊的形勢，我和風，不斷的抵抗着，奮勇而終於艱難的邁步；橫在我胸前的，不

像風，却像是有力的冰涼的水。在我衣袖掩不及的地方——額上，顙邊，和耳朵，便時時被許多細小的沙粒或磚瓦的微末，打擊着，發出燒熱的，帶點廢意的痛楚。牙縫間也滿了咬得響的沙之類。

在路上可憐我自己鉛一般的灰色的黯謔生活，和厭惡這北風的揚威，和那掌櫃的倨傲，是具有平均的力。

到了寓所，並不發氣，却也用力的推開房門，那黑毛光滑而柔軟的一羣小動物就受了這震動，徬徨地，逃命到牆上的那個小窟窿去。

把雪菜的像放到桌上時，驀然見到那蛋形的鏡子裏面，是現着一個年青的，但是憂鬱，滿着灰塵，像煤舖伙計的污濁的臉。

我毫無意識的把眼睛看到周圍，除了那小小的鼠穴，到處是幽黯的紙糊的壁。

紙窗上雖是不斷的沙沙沙沙的響，但是房子裏，依樣是荒野一般的寒冷的寂寞。

北京沙灘

## 愛之潮

浮生是一個翻譯者，他多半靠這翻譯得一些錢，爲他們三個人生活的津貼。

這一天，也和往天一樣，當他在朦朧中，惦念着昨夜未曾譯完的文章時候，忽然醒來了，隱約地 looking 那窗上，還是籠罩着一片初明的灰白色。從頸下的枕邊，他摸出了一隻大的，鋼壳的電光錶，那小小可愛的長短兩條針，正相壓着指在發藍光的6字。

『又是這個時候……』他想。

於是偏過頭，向床裏，再張開惺忪未退的眼

睛，是意外的，他的心不禁地就動了起來，因為他看見那蓬蓬鬆鬆的黑頭髮，散亂在白色的枕上；那因了這髻兒，他的眼睛更發光了，溜滴滴的注視到豐滿的，並且帶些睡意的紅潤的面龐……在那裏，他不及去細細地欣賞那削長黛色的眉毛，密密閉着的眼，小的笑渦，薄的微紅的嘴唇，……他就趕忙的昂起頭，爲了心脈跳動的鼓勵，笑着，幸福而且愉快的，把臉兒急促的挨近去。

他的太太沒有什麼表示，依樣睡着，安安靜靜的，接受他各樣習慣了的，但每次又覺得很新鮮的愛的動作。

最後，兩個發燒的臉兒分開了，他又忽然見到那白的豐滿的臂彎裏，正睡着毛氈氈黃頭髮的可愛的嬰兒，於是他又把濕的嘴唇，移向那小小的臉兒去吻了兩下，這才悄悄地爬下床去，繼續的去譯他未完的契珂夫的小說。

『這一篇，大約有三萬字，——總可以得到八十元，至少也會有六十元吧……』他一面寫，一面默默地計算。

忽然，一種新的感想奔來，使他發笑了：『像這種工作——不，是應該這樣說：真沒有想到，外國的一個作家，並且已經死得很久了，却吃他，吃他死後所餘剩的心血之點點滴滴，來生活，並且是生活到三個人——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子，還另外一個娘姨，——哈哈！』

『然而，』他聯想到別的事情了。『許多人都堂皇的高標着介紹什麼外國文學，而暗中還不是和我一樣，整本或零篇的賣錢，吃他麼？所相異的也很有限，只是用的口號不同罷了：我是爲生活，而他們是爲介紹！……』

『總之，』他接着在腦筋裏判決了。『爲我們用各種的口號去占光，單憑這個緣故，外國多出幾個偉大的作家，我們的錢之來源，不也就廣大起來了麼？假使不對自己撒謊，是誰也不必嘲笑誰……』

雖說在感想着許多事，但筆兒在他的眼光底下，還是不停的生動着。

他翻開原文的另一頁，覺得還有兩三千字，於

是偏過臉，看那桌上的自鳴鐘，是將打起八點，他想到九點鐘時候，無論如何是要譯完的了。

這時候忽聽到他太太在喊他：

『怎麼不叫我？什麼時候起去的？』聲音是柔和的，充滿着喜悅。

『好久了。』他答說，是隨便的語調，並且不抬頭去看，只是譯他的小說。

他太太，是一個熱情的，須要愛的撫摩的女人；所以一聽到那類於敷衍的冷淡的答語，便感到不滿足，因為她原先叫他，是希望他丟下筆兒，趕忙的跑來，像往日一樣，急促而且魯莽的，把嘴唇的熱染遍她臉上，臂上……

『我也起來。』

然而他沒有答應，只是一心一意的看着筆尖的顫動。

『阿爸，』於是她學她的小孩子的聲口，又叫他，『你的寶兒要起來呀！』並且用極嬌媚的眼光，等待他的撫愛。

假使在這時，他丟下筆兒，走過去，縱不必瘋

狂的，擁抱她，和她接吻，她也一定會快樂着，用裸露的手臂去圍繞他的頸項，並且做出許多近於風騷的怪樣子，扯起半開半閉的眼睛，或用紅的，可愛的舌尖去舐他的頰巴，嘴角，……以及半顫慄的陶醉的聲音說：『是不是，你的寶兒乖，寶兒的媽媽也乖？』那末，幸福的歡樂就充滿着他們全個宇宙了。

然而浮生却沒有這樣做。雖說他也知道走攏去並不費力，是常有的事，但他却很不經意的輕輕地響了一聲——嚶！

彷彿在這『嚶』的餘音裏面，他覺得有點冷淡吧，於是又接上說：

『好！起來……』頭還是低着。

爲了過多的失望，這個富有熱情的女人，便發氣了，帶點傷心的，然而她又忍耐着。因爲她知道，倘若她任性起來，是會失掉她眼前溫和的景象，會使那因生活的勞苦而易惱的男人，大肆其潛伏的，神經質的憤怒，繼續的暴躁着，甚至於摔碎了茶杯，鏡子，墨水瓶，……以及別的物件。

但在忍耐中，她漸漸的想到自己的被冷淡，被嫌厭，好像就真的是一個不幸的被擯棄的人，於是就更大的傷心了，而恨起他來。

『是的，不必再掩飾了，你是已不愛我了呀！』這無根據的感想，來激動她，眼淚便汹涌了。

『本來，』她接下想，『兩年多了，怎麼還不厭倦呢？』因而她又回憶到許多可愛的甜蜜的時光。

那眼淚，就爬虫一般的，流滿她的臉上了。

她的小孩子，在她默默的流淚中，却醒來了，但沒有哭，祇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向四處溜望，小手小腳踏起來，蹬踢着蓋在小身體上面的棉被。她忽然發覺到他——這個肥碩的玲瓏的小孩子，這在平常，她就像得到新的生命或靈魂似的，用力而又輕輕的，去抱他，吻他臉上及身體的每一部分，然而在這時，爲了傷心的緣故，她反常了：不去抱，也不吻，祇伸手去替他拉下那棉被。

小孩子却喜悅了，全身活動着，那握成拳頭的小手就抓住她帶着戒指的指節，用力的送到嘴裏

去，吃乳一般的去吮，並且痴笑。

看着小孩子的可愛，她的心就軟了下來，不過意的，同時又帶點歉仄的意思，去吻他毛絨絨的黃頭髮，臉和手。

她輕輕地把他抱攏來，在他的耳邊低聲說：『我們回去呵，寶兒！我們不要再惹阿爸的討厭！什麼阿爸，你罵他，混蛋！……………』

可是小孩子不懂這些話，只望她蜜蜜的笑，並且滿着黃毛的頭，尋覓什麼似的，向她的胸部去攢……………於是她笑了，拉來棉被的邊，擦乾臉上的淚痕；並且她忘記了這小孩子是只吃代乳粉，便解開貼肉的襯衣，抖一下豐滿的乳房，把玫瑰色蓮子般的乳頭遞過去，塞進那窩窩的紅的小嘴……………

小孩子的全身都安靜着，祇用他急促的呼吸，去表示那充滿在小小心中的，無限大的快活。

她輕輕地吻他，撫摩他，對他微笑，在她和他之間及周圍是盈溢着小孩子的天真和母親的慈愛。

她已經忘却了正在低頭譯書的那個他。

但是他，他這時已譯完了那篇小說，很高興，心想着這一篇得到的稿資，儘夠給下月的房租，並且還可以替她做一件嗶嘰呢夾袍，餘剩的就統統拿去買代乳粉，……

他就快樂的偏過頭去。

『還不想起來麼？』他笑說。

她好像沒有聽見這句話。

他完全沒有想到，在他譯書的時候，已傷了她的心，她已流過許多的眼淚了。所以他還是得意的，走過去，彎下腰，差不多是伏到床上說：

『你瞧，一個星期之後得到錢，不是嗶嘰呢和代乳粉都成了麼？』

她不語。

他以爲這『不語』是常態，是一種逗他玩的裝癡，於是他伸開手……

用力的，她把他的手從臉邊丟開去。

『這是怎麼的？』他忽然看見到小孩子在吃乳。『你又忘記了，這吃乳對於你身體很有害的！』

「身體算什麼！」她冷冷的帶刺的說。

這時他忽然想到，在什麼時候，他又得罪到她了。

『無緣無故的又生我的氣，爲什麼呢？』

『爲了我自己！』這聲音更是冷冰冰的。

『真是冤枉……』他想；却賠笑的又伸開手去。

『莫這樣——』他一面誠懇的說。

然而，他的表示，又被拒絕了。於是他爲了委屈的心情，和受了莫明的一種氣憤，便忽然覺得，她太不能了解他！因爲在他譯好那篇小說時候，他以爲她看見他爲生活而忙，而苦，一定要給他相當或過分的代價——狂吻和擁抱，以及用眼光去慰藉他，使他在疲乏中得到興奮，辛苦中得到歡樂，而讚頌互相溶合的幸福，忘掉一切外來的各種傷害……

『你太不能了解我！』這句話，原先是忍耐着，隨後看她像故意尋釁似的，只是撫摩着小孩子，便衝口的粗聲說出來了。

她聽了，心就一酸，雖說還保持着緘默，但眼

淚開始向眼眶裏湧了，並且還心想：『的確的，是你太不能了解我！』

見到眼淚，浮生更發急了，心想這不幸空氣的襲來，真不知到何時才得消散；他以爲這一場平地而起的風波，是應當她去負責，可是他恐怕這該詛的形勢的擴大，却又忍着。

他祇用因發急而變成粗暴的聲音向她說：

『好……我求你，莫哭了吧！真奇怪，無緣無故的！難道，這也是我的錯麼？……』

於是，因了這聲音，很安靜地睡在她胸前的小孩子，便受駭得哭了起來；她的眼淚也更多了，連續地滴到小孩子的黃毛上面。

處在這情形之中，浮生自己也明白，要無事，要使這暴風雨一般的空氣歸到安靜去，只須自己變軟了，用微笑的溫愛去撫摩她，吻她或和她說幾句下氣以及甜蜜的話，她就會從眼淚中盈盈地笑了起來，並且把帶羞的眼光來報答他；可是他不願這樣做，他只希望她下床來，向着他，那末他會給她無限量的愛的溫存，同時也從她的默默溫柔中，

得到歡樂和安慰。然而她只是不停的把眼淚滴給小孩子。

因之，期待着，他漸漸地就由失望而惱怒了。

他急促的大聲嚷：

『哭，哭，女人總是擅長這個哭！眼淚是多麼使我討厭呀！』

其實在他的心裏，他還是怕她哭，怕眼淚又弄腫了她的眼睛，並且怕她哭後又會頭痛的。

『是的，假使女人會學得不顧體面，也能凶嚷時，女人自然也不必哭了！』

『好！你鬧，你打，做什麼都行，只不要哭！我算怕了你，我簡直要發瘋了！……………』

『好哭，生來就這樣，難道你不知道？要後悔，現在還不遲，寶兒不會累到你的！』

說到寶兒，她這才覺得，小孩子是嗚哭得很久了，於是塞過乳頭，但小孩子却躲開嘴，亂舞着手腳，好像只須要那被震撼的心靈的安慰；她輕輕的搖拍着小身體。

『爲了寶兒的安定，』她想。『一切都算了吧！』

然而，浮生因了她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充滿着挑戰一般的，強硬的稜刺，便更暴的發燥了。

他近於吼哮的叫：

『那，你要怎樣？說！我都隨你，只要你說，說呀！』

『我能說什麼？言語已不能表現我！並且，你也管不着！我自然會同寶兒回去的……』

『回到那裏去？』

『回我的家；你要知道，什麼人都討厭我，我還有一個可憐的母親愛我呢！』

接着，完全出乎意表的，連浮生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居然會有那樣大的力，把她抓起來，並且擲到床前的舊的一張沙發上；小孩子在床上哭得更凶了。

『滾！』他吼哮，『馬上給我滾回去！我不限定要女人來陪我生活的！』從他的樣子看來，幾乎是一個野人了。

她躺在沙發上，反止住了眼淚，因為迴旋在她心中的已不是傷感了，却是灰心的，類於覺悟的一

種意念：『這就是結果，戀愛！幸福麼，倒不如死了的好！』

這時候娘姨從樓下躡腳躡手的走上來，却不敢對這兩個鬧氣的年青的主人觀望，她只抱起啼哭得聲嘶的小孩子，悄悄地又下樓了。

浮生呢，他看見她軟軟的躺在沙發上，不落淚，也不歎息，只是在發呆，也就懊悔了。但他想不出去安慰她的方法。因為在他的心中，這時是只有填塞着慚愧的。於是，他不願把自己留在她面前，使她更傷心，便封好那譯稿，匆匆的戴上帽子，脚步無力的走下樓去。

※ ※ ※ ※ ※

浮生悵悵的充滿着慚愧回來，走進後門，便看見寶兒非常活潑的在娘姨手上，就心想：『原諒阿爸，他剛才把你嚇壞了！』他快步的一直走上樓去；小孩子在他背後，舞着手，口裏啾啾呀呀的發笑。

她好像沒有發現到他，只是蹲在樓板上，理着箱子，箱裏面已放着好些舊的衣服，和寶兒的小物件……堆在滿地的，便是浮生的長衣，西裝，以及

他往日的像片和信札，而這些東西，在平日，都是被她當做生命一般的寵愛着的。

浮生坐在她旁邊，看她一件件的把他的東西丟到地上，却不生氣，祇覺得她的天真，比平日更可愛，更柔媚；並且在她臉上，那哭後的淡淡的瑩潔，那眼皮的微紅，那絲絲散亂在滿頭的黑髮……處處都表現着使人愛憐一般。

當她理好了一口箱子時候，浮生便不能忍的含笑的開口了：

『你忘記了一件東西啊！』

她不理會這話，做出似乎沒有聽見的樣子，祇帶點傷心的餘味，無力的關下那箱蓋。

『你忘記了一件東西啊！』他又接下說，『爲什麼單單把我的心掉下呢？』

眼睛現着求憐的，同時又是抱歉的光。

她在鼻孔裏哼了一聲，算是答應他。

這個『哼』就給他認爲是一個機會，並且給他勇氣，於是他涎笑着臉，小孩子似的，走過去，突然在她的膝前跪下了。

他的眼光便充滿着這意思：『饒恕我呀！』

然而她不會忘却剛纔受他的凶暴，並且因他的懺悔更引起了過去的感傷，不自禁的，又連續着落下眼淚來。

浮生站起去，用手心去擦那眼淚，把她抱在臂彎裏，接吻在她的濕的眼睛上面。……

她也好像已得到了所損的代價了。

不久，同樣含意的眼光在無意中接觸着，他和她，兩人都默默地笑了，她並且在淚痕狼藉的臉頰中間，還浮上羞澀的紅潤。

他們便緊密的接了一個長久的吻。

『都是我性急！』他低聲說。

『我也太過於自私了！』她也低聲說。

在他們閃耀着新的歡樂的眼光裏面，便互相交語着——『我們永不鬧氣了！我們現在是何等幸福呀！』

他們於是想到寶兒，就同聲的向樓下呼喚：

『娘姨！娘姨！把寶兒抱上來，快些！』

同時，在他們的心裏，便發生了這種意識：

『我們都應該向寶兒道歉呀！』

## 土地廟

在梨城，從東城門到西城門去，要是貪圖省路的，不由寬闊熱鬧的大街，而走那彎曲的僻靜的小巷，那末就要經過狀元坊，並且在坊之中間會見到一個土地廟。土地廟，這是很古舊的了；紅色的牆已罩上灰色，零多處都現着磚的崩落，而其中凹的地方，便給許多聰明的鳥兒選去作巢，因此就密密雜雜的印着鳥糞的痕跡。在廟裏，差不多那所謂土地者，以及和他並排坐着的他的夫人，祇是辨別不出男女的，褪了刷金，泥巴也掉了，露出人形的木架來。至於爲土地壯色的馬和馬夫，差役等，就很

久之前，爲了幾個乞丐過冬的緣故，連木架也沒有了，祇剩得壁上的香燭的餘影，使人還模糊地認出這是他們昔日所站的行列的地位。其次，如土地面前的橫案，這在當時，曾點綴着許多金的蝙蝠，曾威嚴的排着籤筒，卦壳，燭斗和香爐之類，並且曾無愧的接受過許許多多活動的人們的禮拜，但是現在，倒塌了，像死的牲畜一般臥伏着，度那寂寞的無窮止的日和夜。再其次，那香火道士所住的房間，却不像昔日的陰暗，是完全明亮了，通着天，受日光和風雨的照顧，地上便生滿了野草：這因爲也不知是幾時以前，賊偷走了瓦片，地保便憤恨地又把那房間的木料去變賣。總之，像這個土地廟，是已經像悖運的窮人一般，被公民所遺棄或忘却了，幾乎成了冷落的頹敗的廢墟。——其原因是一般人，在許久之前，就狂熱的傾心於娘娘宮，那娘娘是一個塑得又年青又漂亮又妖冶的女人。

這廟宇在許多年中間，都是那男男女女乞丐的歸宿場所。

也不知是起自何時，住在這廟裏的乞丐便搬

走了，因地保引來了另一羣人；這個廟於是就鬧熱了起來。

但是這熱鬧，雖說是發生在土地廟裏，對於土地却無益處，有利的只是地保——他每天都因此喝得酪酊，並且打鼾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造成這熱鬧的，是鬥蟋蟀。

鬥蟋蟀，像這玩藝兒，凡是梨城裏面的住民，爲了難考的遺傳的風俗，只要是得有空閑的，不論是貧富，便都耽溺於這種娛樂——是變相的一種牌具，因爲在兩匹小生物奮勇的碰命之後，這些人就得到他們賭博的勝和負了。

這土地廟便是屬於貧民的這樣賭博的機關。

賭博的時候是從太陽上屋直至於太陽落山，主其事的自然是地保了。

地保的爲人本來是懶惰的，他平常對於職務上所應負的捉賊和捉奸；甚至於聽到什麼人命的案子發生，也依樣是毫不關心的，睡態濃濃的咕嚕着——

『又是這一回事！聽也聽得厭煩了！下輩子倘

再做地保，我甯肯在地獄裏撈火鍋……』

然而自有了那無本而得到厚利的營業，他就變樣了，勤快而且固定的，在東方發白的時候，便帶着酒的餘味醒來，溜下床，粗的手指擦着疲倦的眼睛，朝向天上，看那遠處的太陽初升的紅光。倘若是陰天，辨別不出進確的時辰，那末他就趕忙的跑到土地廟去打掃，尤其是把幾條長板櫈有規則的排列着，他覺得那些賭客們就要來到了；他心想：『前天是三百二十文，昨天祇得到二百五，可是今天……？』

他是天天希望着能得到更多的紅利。

有一天，當他從爛醉的熟睡中醒來，他忽然聽到滴滴達達的的落雨聲音。他的心就不自覺的受了惘然的打擊。他以為像這樣的天氣，賭客們將不願冒雨，鬥蟋蟀的事是必定要休息了。他想到沒有間斷過的那土地廟裏的熱鬧，這時忽然變到了寂寞，其淒涼的景象彷彿就是他自己的心境，所以爲了左右『三百文』的無望，對於雨，就發生了帶點惱怒和詛咒的感覺。

『我又不種田，我並不盼望你下雨呀，我的老天！……』望着綿綿不斷的雨絲，他反覆的這樣想。

終於那一種從不曾有過的聰明，忽然來警醒他，在他的腦筋裏，就彷彿有一個聲音很響亮地在叫：『甬發呆，愛賭博的人是不會怕雨的！』

『這也許——』他想。於是從失望的悵惘和惱怒中，喜悅就盈溢了；他套上那黑大布雙鼻頭的本屐，捲上兩重袴脚，打着黃赭色漏洞的油紙傘，踉踉蹌蹌，又擔憂又歡喜的走往土地廟。

在漢糊的烟霧中，剛剛望得見廟宇前面的形象來，他就極了眼力去看那大門——這像一個黑的無底的洞。他忽然快活了；因為在他昨晚回來時，那兩扇雖說是破壞得不結實的大門，却是由他親手帶關得緊緊的，那末，現在被敞開了，不消說那裏面是來了賭客。

另一面，他又在疑慮，他恐怕是小偷或乞丐把這大門打開的；他的脚步就更用了力。

然而那可愛的複雜的聲音，尖銳和清脆，聽慣

了的蟋蟀的叫鳴，終於像一個天使，把不能言說的快樂降到他心中了。

『幸而……』

他一直想到廟門前。

許多高低的聲音就向他叫嚷，他恍然覺得，好像自己便成了一個大人物，受着這衆人的熱烈的歡迎。

他一眼就瞧見，那每張的長板櫂上都坐滿了人，還有許多人都蹲着，站着，或用肩膀和背脊，在那差不多是黑色的牆壁上靠着：這真使他吃了驚，因為他夢想也不到在這樣落雨天，他的顧客們會增多到數倍，顯然要把這廟宇擠倒了。

他嬉笑着向衆人點點頭，一面合攏他古舊的油紙傘，放下袴腳，木屐在門下的石板上發出吱吱軋軋的響。

『來得太晚了！』他抱歉的說；油紙傘就在空中一去一來地摔掉那剩留的雨水。

『還早。』或人回答。

『還不到九點鐘吧。』這是他的一個熟客，王

老四的聲音。

『怎麼還不開場呢？』他問，把笑臉向着衆人。

『等着你……』

『幸而……』他心想；接着就大聲說：『這樣客氣……那末，現在就開場，甬把天等黑呀。』

大家在閑懶的狀態中，到這時就活潑起來，好像每個人都見到什麼希奇的可喜的事，那樣的眉飛眼躍，挨挨擠擠地聚集到土地的神龕前面；這陰沉的冷落的廟宇就流蕩着快活的空氣了。

所謂『場』於是開始了。

地保的心中就快樂的想：『今天，這樣多人；當然不止三百二十文了……』他並且以為至少也會得到五百文，那末今夜到三盛酒店去，決心的要來一斤淨高粱酒，分做兩小壺，以及除了平常的醬豌豆當做下酒物之外，還可以稱三兩腌豬什，和十根紅糟鴨舌頭……。

蟋蟀的清脆和尖銳的聲音，從圍繞在他四周的人身邊，不斷的響起。

他高高的站在那場倒的橫案上面，大聲嚷：

『頭一場，誰來？』

『我！』同時便有許多人回應他。

從人中，拉開肩膀，搶着往前來的，是王老四；他走到地保面前，蹲下去，在一個小小的木箱子旁邊，從袖口裏面拿出一節四寸多長的竹管，把一匹花黑色的蟋蟀，放到箱裏去，這小生物就豪放的，堅實的，吐出尋蠶一般的聲音振翅叫着。於是其餘的蟋蟀，同時在許多人的身上，便急烈的高聲應和；人的臉上也分外現出一種動心的興奮的表情。

接着便走近兩個賭客，也類乎工人模樣，都用高興的，又帶點思慮的眼光瞅着王老四，一忽又注視一下那正在得意地揚聲的小生物。

『咱們來，』那個年約四十歲的額巴上滿着髭鬚的賭客說，從口袋中就拿出了一把銅錢。『來二百怎樣？』

『行……』王老四回答，也伸手到口袋去掏錢。

四百文交給地保做保證了，那工人模樣的賭客就從竹管裏，放出他的那純黑色的蟋蟀，這小生物又特別的用力叫着，張開翅膀，示威似的，跳到

木箱子去。

原先的那匹，見到這忽然奔來的敵手，就也雄聲的叫着，瘦小的脚兒有力的做了穩健的姿勢，又好像是訓練牠的戰鬥力一般。

密密的圍著這木箱的人們，差不多每一個的臉上都浮出興奮的喜色，並且把眼光都集中到箱裏去，會精聚神的釘着那兩匹雄糾糾的，同時又是極可憐的無知的小生物。

於是這一對蟋蟀就爲了滿足人們的慾望，由地保這個公正人——用一根高粱草的細末，驅使着，誘惑着，引到命運的最陰惡中去，而開始那碰死的戰鬪了。

本來是毫無傷害的意思，但因了人的玩弄，當黑花色和純黑色這兩匹蟋蟀臉對臉相遇的時候，就各自雄雄地振着翅膀，厲聲的叫，並且張開嘴，露出那小小尖利的牙齒……

這一對小生物在搏鬥着。

許多的眼光更集中了，每個人在驚疑不定的臉色上，也更顯出心的喜悅來。

地保的眼光雖說也集中在那一團小小的黑點，但他的臉色却與衆不同，是近於超然的，一種怡然自得的神氣，這自然是因爲無論誰勝誰負，對於他的紅利——抽頭——是毫無增減的緣故了。

在疲乏中，這一對小生物又奮勇的堅持到許多時。

最後，那純黑色的終於怯了脚，聲音低下來，斂着翅膀，逃跑了。

黑花色的便乘機進逼，追逐去，一面更其雄壯的，發出勝利的威武的叫喊。

到這時，全場的人都從靜寂中飛出滿足的快樂的笑聲；地保趕緊把高粱草的細末去保護那敗者；工人模樣的賭客就失意的放下竹管，那無聲的蟋蟀便默默地進去了；地保於是得了五十文，銅錢沙沙的響着放到口袋去。

接着，便來了另一個人；又和王老四繼續這玩耍。

同樣的，人的賭博和小生物的搏鬥，一對一對的交換——接連着勝利和接連着失敗，不斷的，像

流水一般，這個去那個又來，一直演到了天黑。

當賭客們高興或懊惱的走散了，這剛才熱鬧的土地廟裏又孤另的剩到地保一個人時候，他便蹲在那倒場的橫案上面，一五一十的數他的銅子和銅錢：他的心中充滿着新的快樂的彩色。

『幸而……共統是六百三十四文。』他想，摸着口袋，是硬的凸凸的一團。

這過分的滿足遂給他難以言說的快樂，於是他忘記了油紙傘，嬉笑着，帶點悠悠然的神氣走出土地廟，（天晴了，）望着稀稀朗朗的初出的星光，夢一般的飄到三盛酒店去；他想着：紅糟鴨舌頭，醃紫什，一斤淨高粱酒，……。

已走了十餘步，那快樂又把他轉過臉來，他看見那迷糊在暮色裏的廟宇，彷彿那裏面還擁擠着賭客，盈溢着人的笑聲和蟋蟀的叫喊。

這一夜他惟一的夢又是土地廟。



## 螃 蟹

張家老太太今天特別高興，因為一個老朋友送給她四隻螃蟹。

四隻螃蟹，這在價格上是一種頗賤的東西，而居然使物質生活很富裕的老太太感到分外歡心，是爲的什麼呢？這是有許多緣故。

第一像老太太現在所住的這地方，近乎山，差不多除了街道便是店舖和人家，即在城外面，雖說在田野之間也有一條河，却只見魚和蝦之類，沒有這堅壳的長腳的東西；所以得到這種小生物，是從旅外的人，回鄉了，經過漢口時候，算是故鄉的希

罕物件帶回來的：這除了天時，還得有人緣和機會，於是，而得到，就往往出人意外了——單是這意外，就給張家老太太的不少歡喜。

說是在所有的下酒物中而螃蟹是最好的一種，這自然也是一個緣故。

然而根本而且是最大的緣故却是在她的回憶——一種頗甜蜜的童時的回憶上面。

這回憶，在平常也像是害羞的少女的笑靨，輕容易不肯露頭的隱秘着，但一見了螃蟹，極美妙的一幅圖畫便展開了，於是乎在她的眼前就跳躍着一個女孩子，梳着兩條辮子，又天真又活潑，遠看去，就像是招展於晨風裏面的一朶初開的紅玫瑰。

這女孩子悄悄地離開她的媽，離開她的住屋，一個人跑到溪邊去——走到那溪邊時便流出了乏力的汗。

在那裏有一個男孩子等她——並且很早就向她招手。

『我等了半天哩。』男孩子說。

『媽要教我三字經，』她回答，『我走不開

呀。』一面拉起短衫的邊幅，往臉上去扇。

『熱麼？』男孩子問。

『你釣到了什麼？』她也問。

『剛下水哩。你瞧，簍子裏不是還空的？』

『呵啞……』她忽然失聲的叫。

『怎麼的？』

『我——我的釣竿忘了！』

男孩子也隨着現出失望的顏色。

她也回家拿去，却又怕給她的媽留住，因而便發愁了，眼睛惘惘的瞧着溪水，——遠處有兩三隻白帆的捕魚的舟。

『別焦急；』男孩子說，『來，把我這個給你。』他指到那釣竿。

『那你呢？』

『我不要——我看你釣好了。』

『那……好吧，我們兩個人釣一個好了。』

他答應。

於是她坐到一塊石頭上，肩比肩，看着水面，水是緩緩的流着；陽光從背後照來，兩個半身的影

子映到水裏。

她的心就懸在釣竿上。

看着釣竿的線動了，這動是微微的，她的心也會很快的跳了起來，一種希望使她太歡喜了。

可是她慢慢拿起釣竿，露出了濕漉漉的線，在線端，依舊是一小塊被水泡漲的餌。

『空的！』她自語的說，笑渦便沒有了。

『不要忙。這時溪水是下流，決不會空的。』

釣竿又放下了，線又沉到水裏去，她的心也隨着慢慢地安靜。

不久這垂直的線又動了，她的心就又跳起來。

『哦！』她喊：『這不是一條魚！』

『哦哦！』男孩子也喊：『這是什麼東西呢？』

在小小的餌下面，的確，不是魚，是倒懸着一隻蝦蟆似的，但是有硬壳，有更多而且更長腳，那最大最短的腳便老老實實的箝着餌。

因了這意外的更大的歡喜，這水產的小生物就在她的心上留了一個極深的印像了。

而且這印像不模糊的留着，從兒童經過到青

年，至於成一個老太太了，還是遇見了螃蟹時，便彷彿重地新到了那溪邊，心中又充滿了天真的屬於小孩子的歡喜。

這一天她又得到四隻螃蟹，全活的，伸縮着小小的烏黑的眼睛，展動着有毛的長腳，——僅這腳，老太太就好像看見到舊日的那個釣魚的餌，眼睛便笑眯了。

她親身拿來了一個臉盆，用她白色肥碩的手指攝住那黑灰色的硬壳，輕輕的，一隻一隻的從那竹筐裏，放到盆裏去：當每次觸到那發涼的小生物時候，老太太就覺得，自己的心頭是熱盪盪的。

她給那老媽子是超乎這物價四倍以上的價錢。

老太太又見了螃蟹，這在今年裏，是初次，而且第二次是在什麼時候呢；還難說，所以她對於處置上，是非常用心的。

她是喜歡喝酒的一個人，並且是喜歡慢慢地一口一口的喝，因而她就想，應如何的弄法才能够使這螃蟹和花彫的味兒更相合。

起初她想釀，想糟，想醃，但是這都得須要許多時候，並且覺得還不如新鮮的味兒好，便想到溜，溜又覺得四隻螃蟹是太少了，就又想到連壳的混上鷄子去炒，去爆，去烹，可是這三種的泡製法却又會損失去那原有的許多味兒，……於是她躊躇了，是沒有想到，對於這螃蟹的處置會成爲一件頗感困難的事。

然而不久，她究竟也就想定了：是乾蒸。

這時在老太太的眼睛裏，彷彿看見到，在飯桶裏漫騰騰的蒸氣中間，那黑灰的螃蟹就變成漂亮的，珊瑚一般的顏色了。

這是在黃昏時候。

一到秋天的殘照就無力了，照在牆上，反照到屋子裏，只是一些薄弱的光。然而，光線雖薄弱，却依樣可以見到張家老太太的臉是笑洋洋的。她坐在一張方桌前的一把太師椅子上，在面前，是安排着象牙鑲金的筷子，銀羹匙，桃源石的小小玲瓏的酒杯，和一隻白得透亮，畫着乾隆御筆的百福圖——却是極可愛的數也數不清的小蝙蝠——的細

磁酒壺，這酒壺是半浸於同樣顏色的湯盆裏，以及一隻藍花碟子，碟子上放着薑末和醋。

眼看這些酒具，老太太的心却想到她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去了。她的兒子，是在兩年前離開她，留學到巴黎，最近的來信說，他將要和一位公使館秘書的女兒訂婚了。她的女兒呢，離開她，也有一年了，是在北京，再過一年便在皇宮大學校畢業了。——這都是使老太太在想念中，倍增她心中的歡喜的。

她這時想：北京是有螃蟹的；巴黎呢？

因而她就想到，假使在現在，她的一男一女全在家，並且坐在她身旁，這個替她倒酒，那個也替她倒酒，她的快樂是怎樣呢？倘若他們知道她是在想念他們，而且是在將要吃螃蟹的時候，他們的快樂又是怎樣呢？不是在他們還小的時候，她把那螃蟹的故事告訴給他們，而他們只是笑，在笑中也想有那麼一段的幸運麼？

『然而這已經是幾十年的事了……』

老太太只管想，天色便悄悄地朦朧起來，漸漸

的，從殘照的餘光裏，增上了霧一般的淡薄的黑灰色了。

一個老媽子躡腳的走來，把洋燈放到桌上；那些酒具的立體上，便立刻浮現出陰影。

『螃蟹還沒有得麼？』

『快了吧；我去看看去……』

『得啦！』遠遠的是廚子的聲音。

於是在燈光底下，在許多反映出光芒的金屬的酒具中間，便噴噴的吐着一股熱騰騰的蒸氣了。

螃蟹是變成了可愛的珊瑚的顏色。

老太太帶着七分酒氣，三分歡喜，一分疲乏，離開那飯桌。在平常，老太太吃完飯或喝完酒，接着的，是洗臉，漱口，喝茶；這時却坐在一張長桌前，望着筆筒，墨盒，硯台，在含笑，她又想到她的兒女了。每次想到她的兒女，她惟一去安慰她寂寞的方法，就是寫信，並且在寫信之前，往往對那文具望着，渺渺茫茫的思想了許多時。

她鋪好信紙，打開墨盒，拿起筆來，便寫了以下的信：

## 『我的寶貝！』

你媽是五十多歲了，然而今天又返了年青，彷彿看見我小時的兩條辮子，分垂在頭上，這是什麼緣故呢？你該記得，我給你講過的故事，這就是那螃蟹。在我們這個地方，不生產這東西，你是知道的；今天我又得到螃蟹，不消說，這又是別人送給我了。我真歡喜！你想，你媽歡喜的是一些什麼呢？螃蟹好下酒，這是很使我愜意的，但是我最快樂的是想到那故事，而忽然間，你們——我的好兒子，都長大了，成人了，差不多快是人家的父親和母親了。哈哈！你們的臉皮不要嫩，一聽說做父親和做母親就臉紅起來，——這是要不得的。你們還像小時候那樣好紅臉麼？真的說，你媽現在什麼都滿意了，什麼都快樂，所掛欠的，只是你們的那件事：愛兒女的母親能不想念到這事情上面的麼？倘若你們有了——像洋囡囡似的小孩子，那末，我主張住到漢口，天津，或上海，總之，是必要臨近大河，因為那裏才有蟹。螃 小孩子看見螃蟹，（倘若他們能自己到河邊去釣）是頂快樂的，我小的

時候就這樣，你們也是看見螃蟹比看見鷄看見鳥看見魚更喜歡的。——可不是麼？倘若能從螃蟹上發生了一件故事，意外的，甜蜜而永生不忘的故事，那就是最好的命運了，因為人雖說老了，而想到那故事時，就會覺得又年青，又活潑了。這話對麼？假使不相信——然而這不相信你們決不會的，惟一的，你媽就是頂確實頂明顯的一個好例子。那麼，聽我話，努力的走青年應走的路——說明顯些，這就是快點結婚，快點生孩子，快點搬到有河岸的地方去，在那裏，有最好命運的故事發生於水中的螃蟹上面呢！

如果，真的，因我的故事又生了這相同的故事，我的好孩子，你媽怕要快樂得合不攏嘴巴了。——這希望是並不難實現的；但是只要你們聽我話！

我的話真說遠了，現在趕快來告訴你，我今天得來的螃蟹，是四隻，可是已統統吃完了；一面喝花彫一面吃的；這螃蟹是乾蒸，蒸得紅透了，的紅囊還不及牠紅哩，吃的時候沾一點薑末和醋，

這不是頂好的味兒麼？

一隻螃蟹配上四兩酒，四隻螃蟹吃完，一斤酒也乾了，我把酒壺底朝天，看看還剩一點酒不，可是馬上就又放平了，因為我也有這種迷信，喝完酒把酒壺倒吊，是頭會痛的——我們這地方，不是人人都這樣說麼？你們如果也得到螃蟹，就用這方法，是頂好吃的。巴黎也有螃蟹麼，同中國的味兒一樣麼？我想在北京是有的，並且比這裏一定更好，這對麼？

因為酒喝多了，（平常我只喝十二兩就足夠了）現在心中在撞鼓，通通通通的響，又像是一隻鐘擺，不定的搖搖蕩蕩，——我的臉全發燒了；但是這發燒正代表我的歡喜！

你們務必重新歡喜的想到這故事。

願我的寶貝平安！

孩子的媽媽。』

許多時候，老太太一遍又一遍的讀這封信，一面臉笑一面發燒，那一杯君山茶和一盆洗臉水便在她身旁，慢慢的，早就熱氣消失了。

這一夜在睡夢裏，老太太的嘴上都盈溢着乾蒸的螃蟹和末蕪和醋的味兒。

老太太張開眼來比平時晚多了；窗上滿是淡紅色的陽光。廊沿上一架的鴿子，早就飛空了，只剩那一對初生的，在架上，咕咕咕咕的叫。黑色的小貓在桌腳邊作捕鼠的玩耍。這一間老太太的臥房，雖說是獨寢的閨，却也充滿着活潑和溫和的氣象。老太太的心中，也餘留着許多昨夜的歡喜。

到了她洗臉時候，她忽然覺得，羊毛巾擦到頸項上，在頷巴底下，有一個小小的東西生在皮肉裏，觸着，就發出痛楚來。老太太驚了一下，但她隨着也就爽然了，因為她想，這發痛的小東西總不會如何礙事，或者就是喝多了酒的緣故吧。她又從新看了給她兒女的那封信，從信中，從那一字一字的裏面，她又味到了螃蟹，蕪末，醋，於是她知道，她的心中還充滿着許多歡喜的痕跡，又微笑了。

那昨夜的喝酒，和那許多年前的故事，就從這微笑的心中，展開來。

然而那發出痛楚的小東西，是隨着時間而慢

慢地長大了，頸項就有些不自由，而且微微的臃腫了。

許多外科醫生用搜索或考究的眼光看着老太太的頸上；在那裏，已經浮出一個皮球似的形象來，使得頭也歪了，說話的聲音也有點暗澀了；全身還因此而感到不自在和發燒。老太太的臉是在發愁。醫生呢，他們所說的病症全互異，有的說是痰，有的又說是瘤，更有的說是疔搭——可是這名詞雖不同，而給老太太的苦悶和憂心，却是一種毫厘不差的分量，因為她知道，長在領巴底下的這東西，是毒，是不幸的意外的危險，至少也得她耐心耐煩的去忍受痛苦到許多時候的。她長長的歎了一口氣。並且她想到，倘若這東西竟至於致命，這是如何可怕的事情呵！於是她又思念和懊悔，不該仗她的兒女離開她，一個到此京一個到巴黎，相隔這樣遠，假使——那不是無從一見面了麼？老太太差不多是恐怖着。

幾個醫生便彼此爭執，却是低聲的，發出像一對小夫妻偷語一般的唧唧噥噥。

『到底這是什麼病症呢?』老太太終於發問。

『這就是疔搭,』一個醫生趕忙的搶着回答:

『醫書上寫得明明白白:(陰)凡在頸項上,在頷巴底下,從皮肉裏長出匪形的東西,而慢慢地臃腫,影響到全身,其症即是疔搭。疔搭就是從——』

『不!』另一個醫生就忽然插嘴說:『這絕對不是疔搭,因為疔搭只會痛楚,不會癢。』

『那末,』又一個便叫了。

『又痛楚又癢,這正是我所說的瘤。』

『瘤不會長大得這樣快,…………。』

『…………』

醫生們幾乎鬨然了;在這樣類似熱心於病者的爭執中間,老太太就頻添了焦灼的半疑半慮,更苦惱了。

堅信自己的每個醫生的藥方,老太太都一一的採用了,但結果,那皮球模樣的小東西就變化了,突的長大來,成爲一隻老婦人的乳房一般,癩癩的,不痛也不癢,掛在頸項上面。

『斷了手脚是殘廢,』老太太想,『可憐多了』

一件東西，這不就和殘廢是一樣的缺憾麼？」

快樂和豐碩的老太太就這樣苦惱，憔悴了。

累贅的，掛在頸項的這東西究竟是什麼呢？這難說。並且老太太還用了許多心機去研究這病症的起源，也無效。

然而這種不可破的疑問，直到有一天，老太太才恍然想透了，這是因為從故鄉中來了一個鄉人。這個鄉人的頸項上也掛了一件錢包似的，軟軟的東西。

『這叫做什麼呢？』老太太問他。

『誰知道？』鄉人說：『我已經長得十來年了，人家都說是因為中了水毒。』

『水毒！』這字的意義就廣佈到老太太的心裏了。

『您也長了這個東西，這是怎麼的？』鄉人感歎的說，『這東西最不容易治……唉！您吃了什麼有水毒的東西呢？』

老太太沒有回答，她只漫然的想着那硬壳的，有毛的長脚的螃蟹了。

這時候螞蟹在老太太的眼裏，是珊瑚和泥巴的兩種顏色。

『想不到這東西會有水毒呀！』

老太太惱惱的想，接着是一聲頹喪的，淒然的歎息。

她又用手去摸一下那頸項……北京，

華文精本 各種創作 別出心裁 百讀不厭

【創作小說】  
 力……實價二角五分  
 憶……實價二角五分  
 犯……實價二角五分  
 影……實價二角五分  
 葬……實價二角五分  
 沛……實價二角五分  
 後……實價二角五分  
 生活……實價二角五分  
 散記……實價二角五分  
 尼亞……實價二角五分  
 西北……實價二角五分  
 姑娘……實價二角五分  
 小說……實價二角五分  
 集……實價二角五分  
 樹……實價二角五分  
 的……實價二角五分  
 杜鵑……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二角五分  
 大少爺……實價二角五分  
 奇蹟……實價二角五分  
 不幸的……實價二角五分  
 友……實價二角五分  
 陀思妥夫……實價二角五分  
 基……實價二角五分  
 【經濟史論】  
 經濟學……實價二角五分  
 思想史……實價二角五分  
 經濟史……實價二角五分  
 【社會史論】  
 辯正法唯物論……實價四角  
 社會問題研究……實價三角五分

【商業史論】  
 社會運動史……實價四角五分  
 現代政治科學概論……實價四角五分  
 現代政治思潮……實價四角  
 中國農村經濟……實價四角五分  
 中國新聞記者……實價三角  
 與新聞紙……實價三角  
 【時代】  
 鮫人……實價二角五分  
 稿……實價二角五分  
 基評……實價二角五分  
 壇怪傑……實價二角  
 棋兒的死……實價一角五分  
 【戲劇】  
 董革命……實價二角五分  
 國戲太……實價二角五分  
 張四太……實價二角五分  
 皮黃與……實價二角五分  
 神與……實價二角五分  
 【文藝論】  
 藝術的社會……實價二角五分  
 日文的藝術……實價二角五分  
 文藝批評……實價二角五分  
 歐文藝思潮……實價二角五分

上海新安書局最近創刊

一九三九年七月付印  
一九三九年九月出版

# 詩 稿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洋裝一冊 實售國幣二角五分

編著者 胡 也 頻

出版者 新 安 書 局

印刷者 新國民<sup>奎記</sup>印刷所

總經售處 文 業 書 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

30000

